CBETA電子佛典集成

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

eBook

J38nB414

# 山鐸真在禪師語錄

清 真在說

機雲・智旭等錄（依駒本印）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

# 目次


- 編輯說明
- 章節目次
  - 目次
  - 住江西九江府廬山東林興龍禪院語錄
  - 住楚黃蘄水縣華桂山能仁寺語錄
  - 住黃安碧雲山龍興禪院語錄
  - 機緣
  - 勘辨
  - 拈古
  - 頌古
  - 法語
    - 示惟範琪侍者
    - 示石航宗上座
    - 示胡文學
  - 茶話
  - 佛事
  - 詩偈
    - 聯芳偈
      - 序
      - 天則能首座
      - 以山電書記
      - 石源雲書記
      - 等輝欽維那
      - 雨山越西堂
      - 聖拙地監寺
      - 古輪玉監寺
      - 宗如昇維那
      - 耳觀演監寺
      - 晦岳旭書記
      - 惟範琪侍者
      - 石航宗悅眾
      - 大雲入副寺
      - 文學胡心維
    - 丙午秋文允言專使華桂兼惠詩次韻

        - 輓冰蟾上人
        - 歲荒
    - 雜著
        - 復華桂護法公啟
        - 復文學並耆宿公啟
        - 復新安護法勸解公書
        - 蘄水縣華桂山能仁寺碑記
        - 黃安縣萬松林碑銘
        - 黃安縣碧雲山龍興寺碑記
    - 行狀
- 卷目次
    - 1
- 贊助資訊

# 編輯說明

- 本電子書以「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5.R3」為資料來源。
-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0 為基礎，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
-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
-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黑白色系版本則無顏色差別）。
-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歡迎來函 service@cbeta.org 回報。
- 版權所有，歡迎自由流通，但禁止營利使用。

## 山鐸真在禪師語錄目次

序
住廬山東林興龍禪院語錄
住楚黃華桂能仁寺語錄
住西陵碧雲龍興禪院語錄
機緣
勘辨
拈古(附徵古代古著語)
頌古
法語
茶話
佛事
詩偈
雜著
行略

山鐸真在禪師語錄

嗣法門人　機雲　智旭　等錄

## 住江西九江府廬山東林興龍禪院語錄

師於康熙甲辰春，歸住東林。于無量殿示眾(問答不錄)，乃曰：「如來無上法王，有大陀羅尼門，名為圓覺，亦名無量義。教菩薩法，佛所護念。」驀豎拂子云：「汝等諸人，若向者裏安住平等，自然春逐眼前，老從頭上。」

示眾。「一切法不生，一切法不滅。出門便見山，雨打梨花飛蛺蝶。」僧問：「如何是佛？」師曰：「焦種不生芽。」曰：「如何是佛向上事？」師曰：「風雲色變，雨似盆傾。」

示眾。「世尊不說說，迦葉不聞聞。優曇忽現瑞，菩提果自馨。」舉：「僧參虎溪菴主，主不顧。僧曰：『知道菴主有此機鋒。』主鳴指一下。僧曰：『是何宗旨。』主便打。僧曰：『知道今日落人便宜。』主曰：『猶要吃棒在。』」師曰：「菴主有擒龍縛虎手腳，者僧輕輕撼動娑羯龍宮，便見海立山飛，眉毛眼睛一齊落下新虎溪。一曲平沙鋪落雁，陽春白雪卒難和。」

示眾。「箭箭中的，三步即死，五步卻活。新羅王子驗功深賞，甜瓜徹蒂甜，苦瓠連根苦。尿床鬼子共得甚麼語話？我入深村，汝行荒草。雖然理無曲斷，要且出身有路。」
示眾。「不慕諸聖，不重己靈，透脫骨殼，光影猶存。石頭老兒磨牙礪齒，名不得、類不得、狀不得，字經三寫，鳥焉成馬。要會麼？」良久，云：「一堂風冷淡，千古意分明。」
示眾。舉：「傅大士偈云：『空手把鉏頭，步行騎水牛，人從橋上過，橋流水不流。』斷橋倫和尚頌曰：『狗走抖擻口，猴愁摟搜頭，瑞巖門外水，自古向西流。』張無盡見皓布褌，舉大士頌，皓曰：『此頌得法身邊事，頌不得法身向上事。』曰：『請和尚頌。』皓遂應聲曰：『昨夜雨滂亨，打倒葡萄棚。知事普請行者人力。拄底拄，撐底撐，撐撐拄拄到天明，依舊可憐生。』」師曰：「大士不合將宮物作人情，倫祖向個裏認為己有。若依憲斷，朝打三千，暮打八百。皓老極力擔當，依舊可憐生。東林亦有一頌：春眠不覺曉，處處聞啼鳥，夜來風雨聲，花落知多少？」
示眾。「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火燒松樹勢如蛇。者裏道得一轉語，喫棒有分。何故？從前汗馬無人識，只要重論蓋代功。」復舉：「東林正覺禪師上堂：『十五日已前放過一著，十五日已後未可商量，正當十五日試道一句看。』良久，云：『山色翠濃春雨歇，柏庭香擁木蘭開。』」師高聲咄，云：「是甚麼語話？十五日已前，犀因玩月文生角；十五日已後，象被雷驚花入牙；正當十五日，紅葉山頭寺，白雲江上樓，荷花迎秋水，明月盪輕舟，正好一帆風過海，無人弄得竹篙頭。」
示眾。「裂開捏聚，三九廿七。菩提涅槃，真如實際。可憐生，蛇心佛口，教壞東土人家男女，吞熱鐵丸有日在。呵呵！」僧問：「和尚唱誰家曲調？宗風嫡嗣阿誰？」師曰：「猛虎穴生豹。」曰：「如何是相承底事？」師曰：「路逢劍客須呈劍，不是詩人不獻詩。」問：「投刃揮斤，玄途曠絕。不落正偏，如何相見？」師曰：「石女抱琴彈月下，木人撫掌笑雲中。」卓拄杖，下座。
僧參，師問：「甚處來？」曰：「三角。」師曰：「三角有何言句？」曰：「三角上堂道：『頂門正眼，納海吞空。肘後懸符，乾坤失色。』」師曰：「還道甚麼？」曰：「又一日，上堂道：『大凡學者來我者裏，語貴脈絡，線道要清。絲毫走作，明暗失照。』」師曰：「還道甚麼？」僧擬開口，師笑而趨起，僧慚退。
示眾。舉：「東林無際明悟禪師因楚山琦參，際示無字公案，山偶聞開靜板鳴，礙膺冰泮，往見際，際曰：『還我無字意來。』山曰：『者僧問處偏多事，趙老何曾涉所思？信口一言都吐露，翻成特地使人疑。』際曰：『如何是汝不疑處？』山曰：『青山綠水，

燕語鶯啼，歷歷分明，更疑何事？』際曰：『未在，更道。』山曰：『頭頂虛空，腳踏實地。』際曰：『亦未在，更道。』山乃禮拜，際曰：『如是，如是。』」師曰：「東林門牆千尺，得其堂奧者或鮮矣。宗廟之美，百官之富，深固幽遠，無人能到。偶披胸襟，從卍字中湧出百寶光明雲，與楚山相見。楚山道：『頭頂虛空，腳踏實地。』也是乞兒籮易滿。」

示眾。舉：「東林卍庵道顏禪師上堂：『仲冬嚴寒，三界無安。富者快樂，貧者饑寒。不識玄旨，錯認定盤。何也？牛頭安尾上。』」師曰：「卍庵錯下名言。新東林則不然：仲冬不寒，三界全安。富底畏懼，貧底心安。若識玄旨，管錯定盤。何也？去冬多雪，今冬多乾。」

示眾。舉：「僧問東林照覺總禪師：『乾坤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寶，秘在形山。如何是寶？』覺曰：『白月現，黑月隱。』曰：『非但聞名，今日親見。』覺曰：『且道寶在甚麼處？』曰：『古殿戶開光燦爛，白蓮池畔社中人。』覺曰：『別寶還他碧眼胡。』」師曰：「者則公案，自古自今向白月現、黑月隱處卜度，或在古殿戶開、光燦爛處商量，屙屎底見解有甚麼限？山僧今日裂破面門，不但為汝諸人證明此事，亦令照覺通天徹地去也。」拍禪床，下座。

示眾。舉：「照覺禪師上堂，僧出，提起坐具，曰：『請師荅話。』覺曰：『放下著。』僧作展勢，覺曰：『收。』曰：『昔年尋劍客，今朝遇作家。』覺曰：『者裏是甚麼所在？』僧便喝，覺曰：『喝老僧那！』僧又喝，覺曰：『放過又爭得？』便打。」師曰：「只如者僧道：『昔年尋劍客，今朝遇作家。』是肯他語？是不肯他語？」良久，云：「只因貪翫龍門裏，惹得春雷到頂[寧*頁]。」

因雪示眾。舉：「南明和尚看雪次，侍僧云：『滿山都是雪。』南云：『隨聲逐色漢。』僧云：『乞師離聲色道一句。』南云：『滿山都是雪。』金明本師云：『既為他家兒孫，不敢囊藏被蓋，今日舉似大眾，也要各個知其落處。且道當時吾師翁荅者僧話，為復壓良為賤？為復以楔去楔？試道看。若下得者一語，許伊具一隻眼。』」師曰：「者僧與麼問、南祖與麼荅，故是一等平懷；金明與麼批判，未免當途栽棘。東林要大膽道個滿山都是雪。」揮拂子，曰：「秖知龍向葛坡出，不覺風雷舌上生。」復揮拂，下座。

雪中示眾。僧問：「雪子落紛紛，為甚變成雨？」師曰：「分身兩處看。」進云：「滿爐燒榾柮，煙暖一堂春。」師曰：「且喜上座鼻孔猶在。」舉：「楊岐示眾：『楊岐乍住屋壁疏，滿床盡撒雪珍珠。縮卻項，暗嗟吁，翻憶古人樹下居。』金明本師云：『十載金

明敗屋居，從教風雨懶嗟吁。高枕臥，勝山廬，等閒唱個樂餘餘。』」師曰：「山僧亦有一偈舉似大眾：已住東林十月天，朝朝贏得拾頹椽。休懶惰，謾偷閒，也要消磨粥飯錢。」

## 住楚黃蘄水縣華桂山能仁寺語錄

師於康熙乙巳秋，受紳衿耆舊請入院。松月庵覺一禪德設齋，請上堂。拈香祝聖罷，復拈香云：「此一瓣香，二十年來入一叢林、出一保社，遇貴則價等虛空、逢賤則半文不值，曾向五老峰頭狼藉一上，盡大地人聞則腦裂、覷則眼瞎，末稍輥入洪波浪裏，始知別有長人熱向爐中，供養現住浙江嘉興府金明堂上傳臨濟正宗第三十一代合庵本師進老和尚，不惟酬報法乳，且要大家共知。」古岑白槌云：「法筵龍象眾，當觀第一義。」師曰：「既是第一義，為甚落在古公槌下？還有知向上一路者麼？」雨山問：「機回虎豹趨山嶽，玉轉神鯨奔海淵。律令斬新即不問，臨濟綱宗意若何？」師曰：「爍爍電光迷宇宙。」進云：「作家宗師，天然猶在。」師曰：「幾家愁閉雨中門？」天則問：「世尊纔生便言：『天上天下，惟吾獨尊。』如何是獨尊的事？」師曰：「卻逢山僧陞座。」進云：「恁麼則一枝無孔笛，吹出萬年懽。」師曰：「罕遇知音。」進云：「從今高步華峰頂，法法頭頭總不疑。」師曰：「如何是你不疑處？」進云：「仰面見天，低頭見地。」師曰：「放汝三十棒。」聖拙問：「未離兜率，已降皇宮；未出母胎，度人已畢。今日和尚又為阿誰？」師曰：「將謂你是個人。」聖掩耳而出，師曰：「三腳蝦蟆飛上天。」古輪問：「世尊拈花，意旨如何？」師曰：「笑殺傍觀。」進云：「秖如迦葉微笑又作麼生？」師曰：「義出豐年。」進云：「向上宗猷蒙指示，竿頭進步事如何？」師曰：「斷頭船子下揚州。」輪禮拜，云：「不因夜來雁，怎見海門秋？」師曰：「那裏得者消息？」輪歸位，師乃云：「及盡去也，地幹天旋，直得龍吟霧起、虎嘯風生。正當恁麼時，以沙門一隻眼印定森羅萬象，便能身藏北斗，將一寸龜毛縛殺虛空、三個栗蓬劈開華藏，頭頭現、法法現，牛溲馬渀、電掣雷奔；塵塵說、剎剎說，白牯狸奴耀古輝今。何消入理深談，以無功而會旨？明明古路，不屬玄微；一念普觀，廓然空寂。所以，興化諸祖及我車溪諸祖得此一著，提王庫刀、用殺活劍，克振濟北家聲、揭示人天正眼。山僧今日亦以此著，不惜贓私，和盤托出，敢將雲門餅、趙州茶、雪峰毬拋向當陽，搆得底途中受用。倘有出格高流，更不烹露地牛、割蒼梧鳳、剖明月珠，只以千聖不傳向上一著，那破破

底一句相待。何故？鐵牛踏碎玄關竅，野老謳歌樂太平。」(敘謝不錄)

復舉：「開山旻德最初參興化，值上堂云：『若是作家戰將，便請單刀直入，更莫如何若何。』旻出禮拜，起便喝，化亦喝，旻又喝，化亦喝，旻禮拜歸眾。化曰：『適來若是別人，三十棒一棒也較不得。何故？為他旻德會一喝不作一喝用。』」師曰：「興化垂鉤七澤，旻德挾複禹門。雖然針去線來，師承有據，諸方盡道興化風稍不硬，卻被旻德推在萬仞巖前，直至今日起身不得。山僧路見不平，為他傾心吐膽，保任此事終不虛也。」驀卓拄杖三下，結椎云：「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下座。

示眾。「腰纏十萬，跨鶴揚州，迎著零丁子。莫怪相逢不相識，隱隱猶懷舊日羞。昔佛印禪師住此山日，有僧問：『如何是佛？』印曰：『木頭雕不就。』曰：『恁麼則皆是虛妄也。』印曰：『梵音深遠，令人樂聞。』」師曰：「嗄！者十字街擔馬糞漢，若非華桂，幾乎沒折合。何故？鶴有九皋方逼漢，馬無千里謾追風。」

上堂。「面寒楊柳風，眼濕杏花雨。扣戶覓乾薑，擦碎雲門普。若是鶻眼龍睛，斷不受人籠絡。還會麼？昔有僧問佛印禪師：『如何是諸佛說不到底法？』印曰：『蟻子解尋腥處走，蒼蠅偏向臭邊飛。』曰：『學人未曉，請師再指。』印曰：『九萬里鵬從海出，一千年鶴遠天歸。』」師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

結制，上堂。「要是個人，方堪共語。飯袋子便與麼去，盡塵劫來事未曾了當，囚停志長，一朝走作，國破家亡。空索索，兩手無物；赤條條，一體無遮。白浪堆中，掀轉三山；黃雲影裏，踏碎五老。到江吳地，盡千家萬家一缽飯；隔岸越山，多五里十里一餐茶。曾到此間，一擊珊瑚樹粉碎，個中別有好商量；不曾到此間，萬古碧潭空界月，再三撈摝始應知。若有頂門撾毒鼓、肘後奪靈符的出來，山僧向伊道：畫蛇不必重添足。」

上堂。「即心即佛，野老家淳；非心非佛，刀鎗遍地。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竿頭絲線從君弄，不犯清波意自殊。但恁麼會，馬祖鼻孔不消一扭，自然徹骨徹髓。還有恁麼會的麼？」僧出，師連棒打退。

佛成道日，上堂。「怪哉！釋迦老子被一點螢光爍破面孔，返道：『奇哉！一切眾生具有如來智慧德相，但以妄想執著而不能證得。』者等說話大似夢眼初開，殊不知眉在眼上、腳在肚下，智慧德相在甚麼處？妄想執著從何得來？具眼者試辨看。」復云：「三十年後。」

佛誕日，上堂。「現大人相，居大人境，成就大事因緣，故小家子顛不成顛、狂不成狂，指天指地，成得甚麼般事？惹得諸方每至今

日驀頭一杓惡水，罪犯彌天，跛腳阿師上門上戶道：『我當日若見，一棒打殺與狗子喫，貴圖天下太平。』俊哉！衲子好一棒，將謂無人證明，華桂斗膽向猛虎項下解鈴。還有與華桂代出一隻手者麼？」良久，云：「將謂無人。」

上堂。舉：「世尊因五通仙人問：『世尊有六通，我有五通，如何是那一通？』佛召五通仙人，仙人應諾。佛曰：『那一通你問我？』」師曰：「世尊知的，五通不知？五通知的，世尊不知？錯認定盤星的，往往向那一通商量。泥團子弄到甚麼時得了？斷橋倫和尚道：『那一通你問我，玄關倒插無鬚鎖。等閒一掣掣得開，三個老婆相對坐。』可謂養兒不及父，家門一世衰。」

解制，上堂。「十方同聚會，個個學無為，此是選佛場，心空及第歸。龐居士是俗漢子的見解，將謂凡聖交參、龍蛇混雜，遂爾道個十方同聚會。若是口吞佛祖、眼蓋乾坤的，自當言言見諦、句句超宗，古路動容悄然不墮，古廟香爐和身靠倒，徹見靈山一會通貫古今。所以，法隨法行，法幢隨處建立，衝開碧落、截斷黃河，水邊林下任性逍遙。溈山那一頭，溪東牧也得、溪西牧也得。敢問諸昆：喚甚麼作那一頭？識得那一頭，便識得龐居士落處。識得龐居士落處，便識得從上佛佛授受、祖祖相傳的落處。識得佛祖落處，便識得華桂長老的落處。識得華桂的落處，便識得諸昆本命元辰的落處。識得自己落處，釋迦老子在汝腳跟下放光動地，列象殊形，情忘謂絕。」驀拈拂子，云：「若無舉鼎拔山力，千里烏騅不易騎。」

結夏，上堂。「樟樹上著箭，柳樹上出汁。鶴勒咬著舌尖，馬鳴背痛。廿七大地覓徑方，釋迦已滅度，彌勒未降生。求人不如求己。」

上堂。舉：「馬祖因僧問：『離四句，絕百非，請師直指西來意。』祖曰：『我今日勞倦，不能為汝說，問取智藏去。』僧問智藏，藏曰：『何不問和尚？』曰：『和尚教來問。』曰：『我今日頭痛，不能為汝說，問取海兄去。』僧又問百丈，丈云：『我到者裏卻不會。』僧卻回舉似祖，祖曰：『藏頭白，海頭黑。』」及舉圜悟拈畢，師曰：「古今淆訛公案只是一個道理，要會直下便會。千七百則一踏鴻門兩扇開、東山水上行話、一喝耳聾三日話、黃犬因何有業識話、臨濟三頓痛棒話、娑羅峰點頭與南明拾起片紙、鴛湖豎拂、金明出禮三拜話、斷橋舉萬法歸一、高峰打失鼻孔話，總是醍醐上味安頓在毒藥裏，要你吞得下、屙得出，薰天薰地不犯腸胃者纔有共語處。者僧問：『離四句，絕百非。』馬大師分明勞倦，指問西堂，西堂果然頭痛；又指問百丈，百丈道個不會。者僧卻回舉似馬大師，大師道：『藏頭白，海頭黑。』可謂一句曲含千

古意。圜悟道：『三個宗師被者擔板漢勘破，只管在語言上計較，漆桶打破也未饒你會盡。』作麼生是藏頭白、海頭黑底消息？」忽咳嗽一聲，云：「華桂今日傷風，只念到者裏，向下文長付在來日。」拍禪床，下座。

上堂。舉：「龍潭信禪師未出塵時，家賣餅，居天皇寺巷，常日以十餅饋悟。悟每食畢，留一餅曰：『吾惠汝以蔭子孫。』信一日自念曰：『餅是我持去，何以返貽我耶？其別有旨乎？』遂造而問，悟曰：『是汝持來，復汝何咎？』信聞，頗曉玄旨，因投出家。」師頌曰：「將去將來事不甘，貪他說破被他瞞。自從雪嶠分燈後，逼得鯰魚上剎竿。」

示眾。以拂子召眾云：「看看，印文露也，乾坤大地，萬象森羅，情與無情，釘一確二，大乘小乘，井索錢貫，麻三斤、乾矢橛，換手椎胸，惟有打破漆桶底，坐久成勞，日裏看山，路逢死蛇休打殺，無底籃兒盛將歸，縮卻佛手，閑卻驢腳，風吹日炙，成精作怪，有也未可料，江南人慣咒水書符，者裏不用，只須頂門一錐，自然冰消瓦解。出格上士拈一句，如天普蓋、似地普擎，巍巍蕩蕩，者邊不住，那邊不住，中間不住，錐不得，鉤不得，作麼生三人證龜成鱉？」復召眾云：「華桂長老今日為你作個念話的杜撰，你道還有為人處麼？」擲下拂子云：「待華桂山點頭即向你道。」解制，小參。「十五日已前，買醬不買鹽；十五日已後，買鹽不買醬。正當十五日，鹽醬一齊買，僧房五百間、紅粟三千石，趙州來的有茶、雲門來的有餅，參訪高士，廣談闊論，拄杖如龍、艸鞋似虎，行則行、住則住，若是鳳搏玅翅、雷送遊龍，諸兄自有盈懷神器，華桂只好袖手傍觀。」

示眾。「超佛越祖之談，餬餅裏討甚汁呷？雞寒上樹，鴨寒下水，牙齒一具骨，耳朵兩片皮，一挨一拶，眾兄弟曾到者田地麼？門前上馬臺，要他肯你。」

上堂。舉臨濟參黃檗三頓棒因緣，師曰：「縵天網子，千重百匝，打鳳羅龍，元無多子。有般瞎漢，不善絕頂崑崙，返怪王良，或拳打腳踢，狂病必僵。假若喝七喝、打七棒，總是立地死漢，誇大雞啼鹿宿之風，錯會臨濟喫棒的道理，非為儱侗瞞頇之胄。豈不聞端祖頌曰：『一拳拳倒黃鶴樓，一踢踢翻鸚鵡洲，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還會古人意麼？」遂卓拄杖，云：「棒喝交馳仍在夢，堪憐依樣畫葫蘆。」

示眾。「根塵不立，器量雙消，則般若之明常照，圓[、/(、*、)]之道渾融。若心與空相合，譏毀讚譽，何憂何喜？身與空相應，刀割香塗，何苦何樂？諸禪德！莫有與麼會者麼？」驀拈拄杖，擊香几三下。

示眾：「函蓋乾坤句，截斷眾流句，隨波逐浪句，無人處砍額望汝，赤沙灘上馬郎婦耳邊討甚麼消息？」
上堂。舉百丈再參馬祖因緣畢，師頌曰：「一喝如雷三日聾，西江從此立宗風。木馬泥牛追不及，堂堂獨坐大雄峰。」
示眾。舉：「六祖因僧問：『黃梅意旨甚麼人得？』曰：『會佛法人得。』曰：『和尚還得否？』曰：『我不會佛法。』」師曰：「大眾！者僧穿透銀山鐵壁與祖師相見，祖師將心肝五臟一齊嘔出，者僧將謂別有奇特，大似一回飲水一回噎。祖師道：『我不會佛法。』如初祖見梁武帝，帝問：『如何是聖諦第一義？』曰：『廓然無聖。』曰：『對朕者誰？』曰：『不識。』者則公案是三千七百則最初一則，非真見佛性，切忌莽鹵承當。大慧頌云：『蕉芭蕉芭，有葉無丫。忽然一陣狂風起，恰似東京大相國寺裏三十六院東廊下北角頭王和尚破袈裟。畢竟如何？歸堂吃茶。』大眾！你道徑山會得祖師意麼？添鹽止得渴。」
示眾。舉：「定上座初參臨濟，問：『如何是佛法大意？』濟下禪床擒住，定擬議，濟與一掌，定佇思，傍僧曰：『定上座何不禮拜？』定方作禮，忽然大悟。後南遊，路逢巖頭、雪峰、欽山三人因緣，至欽山被擒，直得面黃面青，語之不得。巖頭、雪峰曰：『者新戒不識好惡，觸忤上座，且望慈悲。』定曰：『若不是者兩個老漢，[祝/土]殺者尿床鬼子。』」師曰：「定上座主張個事，如老將攝印登壇，一奮迅間威震萬里；欽山探索被擒，且喜頭正尾正。雪峰道：『臨濟大似白拈賊，羞慚殺人。』今日還有制敵不動機者，出來將兩家結角羅紋處摟盡無餘。」時有僧出，師打云：「古佛過去久矣。」便下座。
示眾。舉：「雲門有講僧參，經時乃曰：『未到雲門時，恰是初生月。及乎到後，曲彎彎地。』門得知，乃問：『是你道否？』曰：『是。』門曰：『甚好。』吾問汝：『作麼生是初生月。』僧乃斫額作望月勢。門曰：『你如此，已後失卻目在。』僧經旬日復來。門又問：『你還會也未？』曰：『未會。』門曰：『你問我。』僧便問：『如何是初生月？』門曰：『曲彎彎地。』僧罔措。後果然失目。」師曰：「果然。白雲端目：『者僧失卻目，雲門和鼻孔不見。雖然如是，家住州西。』」師曰：「果然。東禪觀曰：『者僧雖失雙目，光射九天。雲門兩眼雖存，前明後暗。』」師曰：「果然。」拈拄杖召眾曰：「會得華桂三個果然，許你親見雲門。」復卓三下曰：「者裏會得，許你參見白雲。大眾！要會東禪前明後暗麼？點鐵化為金玉易，勸人除卻是非難。」
示眾。「德山棒，臨濟喝，欺胡瞞漢；秘魔叉，普化鐸，臨險推人。我為你咬破指頭，甕裏何曾走卻鱉？謝家打破釣魚船，始信黃

檗佛法無多子。若恁麼休去歇去，三生六十劫。」
付以山電公，上堂。「向上一路，千聖不傳；末後一句，正眼難窺。承虛接響，谷應萬方；出格提持，門庭邊事。華桂者裏，峰巒異秀，鶴不停機；觀方作者，竿木隨身，紅羅帳合，黃閣簾垂，金章紫綬，君位臣承。狀不得，類不得，花開陌上春風暖，果熟枝頭玉一團。」乃拈卷子示眾，云：「只者個，三世諸佛、歷代祖師、天下老和尚向者裏受用不盡、流傳不竭，汝但將去分化一方，接續吾宗，勿令斷絕。」遂擲下卷子。電禮拜，師下座。
上堂。「即心即佛，華桂禮你三拜。非心非佛，華桂禮你三拜。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返景入深林，明月來相照。」喝一喝。
示眾。舉：「德山云：『我宗無語句，亦無一法與人。』丹霞云：『我宗有語句，金刀劈不開。』」師曰：「二大老名振古今，不合以有無語句鼓弄人家男女。當時山僧若在，問他：『有無且止，作麼生是我宗？』待伊開口，拂袖便行，不惟二老退身不及，亦免後人向有無中卜度。然雖如是，眾中還有為二老傍不甘的麼？」良久，曰：「莫謂現前人不識，秖因指據太分明。」
上堂。木心問：「力強拔卻金剛劍，心雄奪得驪龍珠。某甲不動干戈，請師拈出。」師彈指一下，曰：「會麼？」曰：「瑞氣已騰空劫外，欣瞻古佛法重新。」師曰：「琴心三疊知音少。」曰：「五乳峰前談少室，要是其人。」師曰：「確。」乃曰：「到此孤峰，兩經寒暑，三度今朝。有時和泥合水，有時目視雲霄，有時般若借森羅敷演宗乘，熾然說無間歇。十方三際一句說，累他憍尸迦讚嘆不及。所謂無弦琴上曲，知音有幾人？」
示眾。舉：「洞山因僧問：『和尚尋常教人行鳥道，未審如何是鳥道？』曰：『不逢一人。』曰：『如何行？』曰：『直須足下無私去。』曰：『秖如行鳥道，莫便是本來面目否？』曰：『闍黎因甚顛倒？』曰：『甚處是學人顛倒？』曰：『若不顛倒，因甚認奴作郎？』曰：『如何是本來面目？』曰：『不行鳥道。』浮山遠曰：『不因黃葉落，焉知是一秋？』」師曰：「洞山打開潑天門戶，者僧伎死驢前馬後，浮山極力回互，未免打失鼻孔。有問華桂：『如何是本來面目？』向道：『陶彭蠡澤惟栽柳，潘岳河陽只種花。無事晚來江上望，數峰蒼翠屬漁家。』」
含虛禪宿請上堂。「雲月是同，溪山各異，不墮諸有，堪行異類。含虛禪宿昔參天童，究其行解相應，後於十字街頭坐斷，雙又藏鋒不住，特請山僧舉揚此事。且道如何是此事？」良久，云：「吉寮舌頭。」
結制，小參。「布漫天網子撈羅龍鳳，結布袋口把斷聖凡，水潑不入、鍼箚不通，綿綿密密，秖要諸人明此一著。若有個漢於我未結

之先打破羅籠、掀翻布袋，直下承當，瞥然歇去，豈不俊哉？其或未然，須向三根椽下、七尺單前咬定牙關，拚身挨拶，忽爾晨朝洗面，摸著自家鼻孔，山僧為汝助彩。何故？禹力不到處，河聲流向西。」復舉：「法眼示眾曰：『者裏聚集少時為上座僧堂裏，者裏聚集少時為上座三門頭，者裏聚集少時為上座寮舍裏。為復說上座過，別有道理？』」師曰：「僧堂裏來山門頭是多少時也？」復云：「點燈著。」便下座。

示眾。舉：「仰山在溈山為直歲，作務歸，溈問：『甚處去來？』曰：『田中來。』曰：『田中多少人？』仰插鍬叉手。溈曰：『今日南山大有人刈茅。』仰拔鍬便行。」師曰：「諸方盡道仰山插鍬甚有淆訛，也是李咬赤邊。玄沙曰：『我若見即踏倒鍬子。』正賊走卻拏住邏贓。要是斬釘截鐵，仰山死去十分了也。」

示眾。舉：「長沙岑禪師一日遣僧問同泰會曰：『和尚見南泉後如何？』會默然。僧曰：『和尚未見南泉已前作麼生？』曰：『不可更別有也。』僧回舉似岑，岑示偈曰：『百尺竿頭不動人，雖然得入未為真。百尺竿頭須進步，十方世界是全身。』僧便問：『秖如百尺竿頭如何進步？』曰：『朗州山，澧州水。』曰：『不會。』曰：『四海五湖王化裏。』」師曰：「有底道：『要見長沙，還須更進一步。』有底道：『要識長沙，更退一步。』拄杖子不在手，笊帚柄聊與二十。何故？為他在進退上著腳。有問華桂：『見金明後如何？』『有馬騎馬，無馬騎驢。』『未見金明已前作麼生？』『犬守夜，雞司晨。』且道與古人相去多少？」

上堂。舉：「南明和尚舉獨腳頌問鴛湖，湖纔開口，明便喝；湖復擬開口，明又喝；湖方點首。」師曰：「好隻五色丹鳳，秖是可愛，要出南明網子不得。」震聲一喝，云：「什處去也？」

受黃安縣碧雲山龍興寺護法秦中理、盧爾愷、吳之珍、程之澍、盧綖、秦至、周千德、秦文升、耿宗麟等請上堂。師曰：「我為法王，如法自在，奴兒婢子，有甚氣息？項下鐵枷三百斤，更帶兩重杻與你卸卻也不妨，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山門是山門，佛殿是佛殿，燈籠只喚作燈籠，露柱只喚作露柱，喚甚麼作常住相？雲門道：『釋迦老子甚處去也？一碗水，一碗羹，金剛際下鐵崑崙，多子塔前針錐遍地，拄杖子[跳-兆+孛]跳上三十三天，築著帝釋鼻孔，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盆傾。』不是回避不及，亦非小出大遇。」拈請啟示眾曰：「此是人天肝膽，佛祖模範，今日落在華桂手裏，然則車不橫推，也要維那驗過。」宣啟畢，師復召眾曰：「競踏鴻門掣電時，通身鎧冑謹神機，一聲畫角龍蛇變，亞目摩醯也皺眉」。

辭院，上堂。「抹過銀山鐵壁，未免鈍置；提起便超向上，猶在半途。若欲扶豎宗乘、玅唱玄微，直須大機大用，脫羅籠、出窠臼，虎驟龍驤、星馳電捲，掀天覆地、裂石崩巖，用格外威權，縱橫殺活，自由自在。諸方雖有八寸三分，那堪取則？古人道：『十五日已前，諸人不得住我者裏；若住我者裏，我將錐子錐你。十五日已後，不得離我者裏；若離我者裏，我將鉤子鉤你。正當十五日，用錐即是？用鉤即是？』者個話端，將謂許多奇特。華桂則不然，十五日已前，滴水滴凍；十五日已後，龍吟虎嘯。正當十五日，又作麼生？大眾好好記取，待山僧到龍興，打鼓上堂，與諸人道破。」僧問：「如何是臨行一句？」師曰：「此去龍興二百里。」曰：「有一人常在家舍，不離途中；有一人常在途中，不離家舍。阿那個合受人天供養？」師曰：「許你前行。」僧禮拜，曰：「人天法座，謝師證明。」師曰：「三十棒猶待別時。」又二僧出，師連棒打退。

## 住黃安碧雲山龍興禪院語錄

師於己酉仲春望日入院。
山門。「空劫已前，步步踏著。正恁麼時，人人坐斷新碧雲，別有家聲，不妨與諸人顯些子神通。」以拄杖召眾云：「相隨來也。」便入。
韋馱。「是非叢裏，獨展機輪。河清海晏，雲碧天青。」
佛殿。「南北西東，面面覿逢。若起與麼見解，屈我宗風。」展具三拜。
據室。「劈開華嶽，密布慈雲，超宗越格，遐邇洞聞。」卓拄杖，云：「橫按莫邪全正令，大冶洪爐豈容鈍鐵？」傍有僧出一喝，師曰：「我不是恁麼種草，你還恁麼會麼？」僧擬進語，師驀頭便打，僧禮拜，師震聲一喝，眾作禮。
宗如維那領徒智光、寧白等設齋，請上堂。拈香祝聖畢。復拈，云：「此一瓣香，過如塗毒，烈勝砒鴆，二回拈出，供養金明堂上傳臨濟正宗三十一世介庵進老和尚，不為報德酬恩，也要諸人體取。」斂衣就座。上首白椎畢，僧問：「乾坤普雨，至化無私，入門一句，請師直指。」師曰：「你即今在甚麼處？」云：「佛眼難窺，人天豈測？」師曰：「蟻走蠅路。」云：「第一義，龍象蹴踏，塵鹿成群，未審如何中的？」師曰：「突出眼睛看。」問：「踢倒須彌，把住凡聖，且道是甚麼人？」師便打，僧喝，師又打，僧顧左右曰：「大眾相救。」師曰：「猶欠少在。」乃曰：「此一大事因緣，本自現成，不假雕琢，亦無言說，但落唇皮，泥

上加土。所以圓通不開生藥舖，單單只賣死貓頭，不知那個無私算，喫著通身冷汗流。新龍興也無貓頭可賣，亦不泥上加土，所貴動容古路，人人體露真常；不墮悄然，步步故鄉田地。板橋喫撲，須親痛切，過水不濕，謂絕情忘，等閒踏翻魚舟，拍兩手一曲蓮花樂。倘或躊躇，須向第二門會取。」(敘謝不錄)

復舉：「龍興宗靖禪師因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曰：『早朝粥，齋時飯。』曰：『更請和尚道。』曰：『老僧困。』曰：『畢竟作麼生？』靖乃大笑。」師曰：「可謂慈悲之故，有落草之談。新龍興則不然，有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向道：『不施三寸鐵，大地乞歸降。』他若眼目定動，劈脊便棒。何故？龍沾滴水騰霄漢，無限平人盡仰觀。」結椎，下座。

當晚小參。舉：「龍興裕和尚因僧問：『如何是學人自己？』曰：『張三李四。』曰：『比來問自己，為甚卻道張三李四？』曰：『且莫草草。』」師曰：「西天斬頭截臂，者裏自領出去。大眾！山僧者支佛法，從上以來多是隱德絕倫，不比諸方草草。凡在龍興門下，參要真參、悟要實悟，不負出家之志也。豈不見僧問裕和尚：『諸餘即不問，如何是和尚家風？』裕曰：『家風即且置，阿那個是汝不問底諸餘？』山僧用處與古人不別，只要息盡諸餘方堪共住，不然徒喪自己靈光。珍重！」

結制，上堂。晦岳問：「鐘鼓交參一句，如天普蓋，似地普擎，請師出格接戰。」師以拂子作彎弓勢，曰：「看箭。」曰：「舉起金剛劍，奪卻驪龍珠。」師曰：「好手一任施。」曰：「恁麼則橫趨金殿過，袖惹御爐煙。」師曰：「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石航出，抖坐具，曰：「放則塞卻虛空，收則平沉大地，不收不放又作麼生？」師曰：「你試收放看。」曰：「鯨吞海水盡，露出珊瑚枝。」師曰：「錯會不少。」宗如問：「大地山河全自己，燈籠露柱亦非他，秖如威音未兆已前又作麼生道？」師曰：「古井照驢腮。」曰：「恁麼則雲中生石筍，火內迸金蓮。」師曰：「猶是刻舟。」僧一喝，師便打。慧照問：「爐韛頓起，選佛場開。學人殷勤，請師一接。」師曰：「你且退後。」曰：「如何是平常無生句？」師曰：「有口說不到。」曰：「如何是玄玅無私句？」師曰：「鳥道不逢人。」曰：「如何是體玅無盡句？」師曰：「金剛腳下泥鬼子。」曰：「三句蒙師指，向上事若何？」師曰：「香爐峰下白蓮池。」大雲問：「盡大地是火坑，為甚千山雪覆，四海冰凝？」師曰：「好音入耳人皆悅。」曰：「只如雪老冰枯時，還許學人一箭中紅心也未？」師曰：「毒鼓一撾牛犢跳，遠村梅熟齒猶酸。」曰：「與麼則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師曰：「腦後更須一拶。」善修問：「明鏡當臺，請師一鑑。」師

曰：「甚處學的？」僧一喝。師曰：「許你再一喝。」僧連喝兩喝。師曰：「三喝四喝後又作麼生？」曰：「恭惟和尚陞座。」師曰：「你做得知浴。」惟範問：「昔釋迦現身，遍十方國土。和尚今日只在此處？還別有耶？」師曰：「碧海浪高龍睡穩，九天雲淨月光輝。」曰：「與麼則有水皆含月，無山不帶雲。」師曰：「九萬里鵬纔舉翼，三千年鶴此翱翔。」僧禮拜。乃曰：「立處孤危，不同眾步。故無醬醋方法與人貪饕，只有一味清淨龍泉。見者啞，飲者死。除是英烈大人方可同住。若是倚草附木，靠勢趨炎底，則望崖而退，到門而不逃逝者鮮矣。何故？破驢脊上足蒼蠅，蛆蟲偏不尋冰炭。」復舉南山鱉鼻蛇因緣，師曰：「至理一言，快馬一鞭。衲僧望剎竿橫趨而去，決死之症。龍興門下亦有個鱉鼻蛇。諸人出則出，入則入。倘有一日觸他毒氣，莫言不道。」震聲喝曰：「看腳下。」

安兩序，小參。等輝問：「大通智勝佛，十劫坐道場，佛法不現前，不得成佛道。意旨如何？」師曰：「一個閒人天地間。」輝禮拜，師曰：「你作麼生得與麼徑捷？」曰：「早識龍蟠深水裏，傾湫倒岳過多時。」師曰：「不要打濕老僧衲頭。」輝拽出首座曰：「堂頭老漢今日不著便，何不拔劍相助？」首座擬對，輝掌曰：「又淹殺一個。」拂袖歸眾，師曰：「好與三十棒。」乃曰：「三世諸佛向火燄裏轉大法輪，剪錦鋪花；火燄為三世諸佛說法，鋪花剪錦。龍興今日於此建立臨濟宗旨，高架潑天鑪鞴，異珍奇釧鎔作靈鋒寶劍，鈍鐵頑銅鑄成鈞天大樂，雖不期之力，全憑眾手，所謂簷聲不斷前旬雨，電影還連後夜雷。昔五祖謝監收上堂曰：『人之性命事，第一須是○，欲得成此○，先須防於○，若是真○人，○○。』五祖乃臨濟十世孫，建臨濟宗旨於黃梅，因得圓悟佛果、太平佛鑑、龍門佛眼，諸老同心鼓吹臨濟宗旨，至東山丕顯門風，傑出諸方龍蟠鳳逸之士多出其門。監收雖屬末職，一出一入，督綱振綱，五祖為他別出手眼，將七佛已前結角交加處，佛佛心髓、祖祖肝膽一齊掀出，如大火聚，八面難入，饒他黃頭碧眼覷捕無門，龍興普為大眾揭露看看。」卓拄杖云：「穿卻了也。」

上堂。「客從廬山來，報得衡山信。中有四個字，字字無點畫。普請大家看，會不會，各歸暗室中，抱膝待月出。」驀召知客曰：「好生俟候，少間有客到。」

上堂。舉：「普明用和尚與雪嶠大師翫月次，嶠指月曰：『者半個在那裏去了？』明良久曰：『會麼？』嶠曰：『也只得半個。』明曰：『者半個在那裏去了？』嶠亦良久。明曰：『也只得半個。』」師曰：「二老用處綿密，家風各逞。龍興則不然，有問：

『這半個那裏去了？』向道：『合取口。』復頌曰：寶惜家珍已露文，無根香草滿池生。誰知一落宮商內，吹入間關不可聞。」
小參。舉：「雪竇曰：『客從遠方來，遺我徑寸壁，中有四個字，字字無人識。』佛鑑曰：『客從遠方來，遺我徑寸壁，中有四個字，不必重拈出。』高峰曰：『二大老，一人說易，一人說難，未免見有偏枯。高峰則不然，客從遠方來，遺我徑寸壁，中有四個字，字字無平仄。』」師曰：「雪竇隻眼通三界，佛鑑雙眸貫五天。高峰與麼判斷，未免頂門著地。龍興則不然，客從遠方來，遺我徑寸壁，中有四個字，舉出要人識。」以拄杖點空曰：「是甚麼字？還會麼？」復卓一卓曰：「自古尚賢猶不識，造次凡流那得知。」
示眾。「我宗沒語句，併無一法與人。信得及，撒手承當，和身拶入，七穿八穴，有也未可料。諸人還信得及麼？」拽拄杖，下座。
小參。「問話者三十棒，不問話者三十棒。你諸人作麼生？」僧出禮拜曰：「請和尚歸方丈。」師便下座。
上堂。眾集，維那擬拈椎，師喝曰：「莫多口。」便下座。
上堂。「天上有星皆拱北，人間無水不朝東。」驀拈拄杖曰：「者個又作麼生？」喝一喝。
滿七，上堂。僧問：「人人腳跟點地，個個鼻孔撩天。今日陞座，有何奇特？」師曰：「被汝帶累。」問：「碧雲普覆三千界，玉葉根深萬古春。如何是有句？」師曰：「龍興雷雨作。」「如何是無句？」師曰：「蟻穴張赤旛。」「秖如樹倒藤枯，句歸何處？」師曰：「露柱占波額。」乃曰：「草鞋繩斷，赤腳上刀山；布襖粉碎，全身入爐炭。猶是衲僧轉句。若論向上一著，直須鞭龜上壁，生[金*解]馬角，統萬方、攝三際，功不自功，作豈自作？船筏兩捐，家堂穩貼。然雖如是，且轉身一路又作麼生？」良久，曰：「有時直上最高頂，月下披雲笑一聲。」復舉：「南泉與陸大夫觀花，陸曰：『肇法師也甚奇怪，解道：天地與我同根，萬物與我一體。』泉指花，曰：『大夫！時人見此花如醉夢相似。』」師曰：「要知天夫落處麼？聽取一頌：金烏夜半穿滄海，玉兔吹香下碧霄。狻猊反擲岩前石，一釣三山并六鰲。」
除歲，上堂。「北禪烹露地白牛與諸人度歲，東村野老拾得全蹄。龍興個裏只有一頭三腳驢，動也不敢動著。打開寶藏，運出陳年的阿刺刺，咬得破，百味具足。」豎起竹篦曰：「大眾共見共問，阿那個受用得著？」良久，自代曰：「恭惟和尚萬福。」
說戒，上堂。問：「法筵龍象眾，當觀第一義。如何是第一義？」師曰：「貓兒吞彩鳳。」問：「昔日世尊說法四十九年，未曾說著一字。和尚陞座以何示人？」師擊拂子，曰：「聞麼？」曰：

「領。」乃曰：「昨夜五雲山與三角山諍鬧，山僧擬貶無生國裏，秖聽五雲道：『十方同聚會，個個學無為。此是選佛場，心空及第歸。』」以拄杖卓左邊，「且過者邊。又聽三角道：『龐居士道雖十成，怎奈襍頭何？』」以拄杖卓右邊，「且過者邊。待山僧與十方僧授具足戒，成大比丘入大僧數了，與你判斷。五雲又道：『此是無繩自縛，以何為戒？』山僧向道：『近日王令稍嚴，羯磨、教授、三衣、缽、杖俱在者裏。汝等仔細檢點，慎勿放逸。』三角又道：『戒則戒矣，如何奉持？』山僧道：『攝心一處，持犯兩殊。』如此二山持論不已，帶累山僧泥深三尺。遂囑羯磨、教授：『令諸人和合圓融理事，不得執禪謗戒、不得執教謗禪。昔曹溪老祖親承少林衣缽，尚請印宗剃頭受具。諸仁者！既是染法披緇，豈可草草？』二山聞此，當下冰釋，踴身作禮，悔過，曰：『襍下原來清淨體，木叉中本舍那身。若要不遭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

上堂。卓拄杖一喝，曰：「今朝不許問話，問話者三十棒。」僧出一喝，師便打。僧連喝兩喝，師直打出。又僧出，師劈脊便棒。僧一喝，師又打，曰：「再犯不容。」卓拄杖，下座。

元旦，上堂。「元正啟祚，萬物維新。年新、月新、日新、長老新、大眾新、佛殿山門新、燈籠露柱新。」驀拈拄杖，曰：「好時節，莫因循。四海樂無虞之化，八方歌有道之君。」卓一卓，下座。

上堂。舉：「普明用和尚因二僧參，明問：『到此作麼？』一僧曰：『特來親覲。』明曰：『卻值老僧不在。』僧無語。明云：『三十棒自領出去。』師代僧曰：『甚麼人與和尚出手？』明又問第二僧：『作麼生？』曰：『請和尚開示。』明咳嗽，曰：『卻值老僧咳嗽。』僧亦無語。明曰：『且坐吃茶。』」師曰：「者僧無語，大好痛棒，為甚又與茶吃？」忽噴嚏一聲，曰：「今日傷風，不然有人說我。」

上堂。舉：「普明師翁曰：『一夏已過，汝等有得力處，不妨剖露看。』一僧曰：『方纔禮拜和尚。』曰：『未在，更道。』曰：『畫長人倦。』曰：『非汝境界。』曰：『和尚又作麼生？』曰：『畫長人倦。』僧便禮拜。」師曰：「普明師翁大似入賊隊，奪賊刀，騎賊馬，東西視父。者僧禮拜，還甘也未？侍者！與我記取者轉語。」

上堂。舉：「南明祖翁病篤，以香巖獨腳偈問普明，明擬開口，翁便喝，明大悟，乃點首。」師曰：「悟即不無，且信一半。」下座。

解制，付石源雲書記，上堂。「期無解結，設有解結，曲為今時。道人家一念萬年、萬年一念，以悟為則。且有一人不從解結而來，直教恁麼而去，所謂有條攀條、無條攀例。昔端祖道：『牛來山中，水足草足；牛出山去，東觸西觸。』有的道：『白雲潑油救焚。』龍興今日要圓者公案，爭奈源頭無罅、草本未萌？」驀拈法卷，曰：「秖此一莖，能縱、能奪，能殺、能活，眾中還有道得者麼？」石出禮拜，師曰：「即此用？離此用？」石曰：「龍生金鳳子，沖破碧琉璃。」師以源流付，曰：「果是鳳凰兒。」卓拄杖，下座。

上堂。舉：「無趣空和尚因車溪沖祖參，空誨以教外別傳之旨，有所契入，遂薙染結庵，集空語錄。及見空，空問：『子一向在甚處？』曰：『徑山。』曰：『做甚麼？』曰：『某甲買得一段田，收得原本契書，請和尚僉押。』即將集本呈上，空接展看，曰：『這個是我底，汝底覷？』曰：『和尚莫搶奪行市。』空擲下集本，車便出。」師曰：「一人肘後懸符，一人頂豎摩醯，將謂烜赫古今。若作臨濟兒孫，敷揚大化，須讓不肖。何故？敵勝從中出，須憑獅子兒。」

上堂。舉：「方山禪師因無盡燈參，山曰：『除卻四大，別道一句。』燈從東過西，山垂左足。燈從西過東，山垂右足。燈禮拜，山曰：『如是！如是！』」師曰：「若是龍興，棒折有分。」

上堂。舉：「寶芳進禪師因野翁參，芳曰：『汝本是佛，堂堂大度，著甚來由？』曰：『生死不明，乞師指示。』曰：『本自無瘡，剜肉作麼？』曰：『望和尚慈悲。』芳低頭歸方丈，翁愕然曰：『莫教人斷絕去麼？』遂袖香入室，芳曰：『子已到不疑之地，何生死之懼哉？』翁于言下豁然開解。」師曰：「金鱗透網，海水拍空，利器方成，切磋可斲，寶芳誠為善作者也。諸人終日焚香入室，和南低首採聽日益，為甚不會？」良久，厲聲曰：「氣急煞我！」

上堂。舉：「無準範禪師因斷橋倫參，範以狗子因何有業識令倫下語，凡三十轉不契，倫曰：『可無方便？』範舉真淨頌，倫竦然，忽聞板聲，通身汗下，于是脫然契證。範出臨濟源流，付曰：『真理直如弦，何言更何默？我今善付囑，表心本無得。』」師曰：「倫祖初見谷源，聞麻三斤話有疑，閱《楞嚴》至『蚊蟲螻蟻無有言說而能辨事』處有省，復參無準，重證前解。出世國清等處，應機接物，迥出羅籠，垂手殺活，翳跡不留，得非源深而流長者乎？要見倫祖麼？坐斷十方猶點額，密移一步見飛龍。」

上堂。舉：「斷橋倫禪師，方山寶參，罄其機用，倫皆不，寶于此迫忙，一日脫然不礙，詣方丈，倫曰：『子捉賊也。』寶禮拜，

曰：『賊已收下，請和尚驗贓。』倫舉萬法歸一話，寶荅如流，倫曰：『不是，不是。』遂推出。齋後普請，寶手忘所舉，倫驀拈莧菜根示之，寶大悟玄旨。」師曰：「鳳凰不是凡間鳥，不得梧桐不肯棲。」

辛亥九月十五日，以微疾示眾曰：「古人道：『十五日已前，壁立萬仞。十五日已後，七通八達。正當十五日，又作麼生？』龍興則不然，十五日已前，魚行水濁。十五日已後，鳥飛毛落。正當十五日，推不前，約不後。諸人還委悉得麼？」良久，顧左右曰：「與我記取明年今日日。」一眾駭異。有問：「和尚尊意如何？」師屈指曰：「三百八十四。」壬子七月初旬，謂徒眾曰：「吾欲歸里，宜速備之。」眾以為常往，遂買驢一頭以代步。師顧而笑曰：「吾行非驢所堪。」自此諄諄開導，誡眾修潔。

九月十二日，力疾陞座，曰：「一句當天，八萬四千塵勞門皆悉銷殞。且道者一句與麼有靈驗？會得者，劍樹刀山一任橫沖直撞，鑊湯爐炭不妨行住坐臥，所謂形山有秘寶，幻質有真軀。未會者，急須猛省，一念萬年、萬年一念，二六時中刻刻提撕，時節若至，其理自彰。不然，袈裟落地，千生萬劫終不能復。若信此言，老僧去世亦未去世；不信此言，老僧住世亦未住世。父子上山，各自努力，水月道場、空花佛事，轉眼錯過，可不痛惜哉！」復拈拄杖，召眾，曰：「還有會得者一句底麼？」擲下拄杖，曰：「棒頭有眼明如日，要識真金火內看。」便下座。

十四日，師命集眾曰：「佛法垂秋，人多乾慧。若不遇郢匠良工，則沈溺漂篷，竟無了日。古人但願終身學地，不肯為人，蓋有深意也。況為人師範，如金針刮膜，毫釐有差，睛則破矣。老僧數十年住世，不夤緣、不募化，一味清修，惟恐道業之不臻也。汝等諸人，當念佛法下衰，中流莫砥。欲報佛深恩，須向自己衣總下究明此事。然後林下水邊，三二十年影不出山。以待聖胎完固，諸緣餘習，一抹精光，始可分身塵剎，導引後昆。一切情與無情，皆從我自性中流出。此猶是合頭語，古人謂之繫驢橛，亦謂之貼肉汗衫。茲者諸方往往坐在此處，自誤誤人。佛法垂秋，此其兆也。凡我一眾，期以淨修，習遠世諦，迥出古今。達磨大師曰：『不與凡聖同躔。』此之謂歟。珍重。」

十五日辰刻，沐浴焚香，端坐立三禁，并封龕。起龕，舉火偈，復書偈曰：「從無量劫來，與眾生為侮，將此皮骨送入江河，喂魚鱉蝦蟹，濟眾生饑苦，免占檀那地土。浩浩長波，是吾歸所。」擲筆大喝一聲而逝。

## 機緣

僧問：「未審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雙徑不騎金色馬，曉天雲向故山生。」
僧問：「和尚拄杖子從甚處得來？」師曰：「迷卻寒山路，翻身跨斷橋。」曰：「恁麼則出處分明也。」師曰：「確。」
師與吏部文鐙巖居士觀數種桃花，士曰：「昔日靈雲見底是那一種？」師喚居士，士應諾，師曰：「是那一種？」士無語，師曰：「南泉道的。」一日同遊西林，值林上堂，舉裴休問黃檗公案，士問師曰：「即今裴休鄴？」師掌曰：「切忌躲根。」士大悅。
小康舒孝廉問：「如何是金明一隻箭？」師便打。
僧問：「大統綱宗，先須識句。若不識句，難作個話會。且道百不思時，是識句不識句？」師曰：「正要上座疑著。」曰：「一人發真歸元，十方世界皆悉消殞，因甚天闕峰巍然猶在？」師曰：「待虛空落地，即向汝道。」曰：「頂門具眼底衲僧，因甚陷在明白裏？」師曰：「寒盡不知年。」曰：「三千諸佛即今在甚麼處？」師曰：「瞻仰有分。」曰：「世尊云法尚應捨，今時人因甚要付法？」師曰：「一番拈起一番新。」曰：「識識易，去識難。識識句且止，去識句作麼生道？」師曰：「近前來。」僧近前，師打，曰：「若到諸方，切忌錯舉。」曰：「踞虎頭、收虎尾的句子，請和尚布施。」師曰：「自從舞遍三台後，拍拍相逢總是歌。」曰：「清淨眼中還著得垢穢也無？」師曰：「尿床鬼子，你道甚麼？」僧一喝，師便打。曰：「水牯牛過窗櫺，頭蹄俱過，為甚尾巴過不得？」師曰：「石長無根草，山含不動雲。」曰：「香煙堆裏好生觀，且道觀個甚麼？」師曰：「猿抱子規青嶂裏，鳥啣花落碧岩前。」曰：「向上一路，千聖不言。多子塔前，合談何事？」師曰：「兩眼對兩眼。」曰：「惟此一事實，餘二則非真。因甚有無量法門、百千玅義？」師曰：「春色滿園關不住，一枝紅杏出牆來。」曰：「四大分散，且道甚處相會？」師曰：「剎竿頭上打鞦韆。」曰：「先前只說茅長短，火後方知地不平。」師曰：「好與三十棒。」
李東序居士問：「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個甚麼？」師曰：「任他滄海變，終不為君通。」
石、等二上座相見，同時一喝，各歸本寮。僧舉問，師曰：「昔臨濟會下，兩堂首座同時一喝。時有僧問濟和尚曰：『還有賓主也無？』曰：『賓主歷然。』即今二上座同時一喝，未審還有賓主也無？」師曰：「無。」曰：「為甚卻無？」師曰：「不同臨濟。」其僧休去。三日後，僧復請益前話。師曰：「要會龍興賓主句，須問二驢漢。」僧問等，等曰：「禮拜向汝道。」僧作禮，等便打。又問石，石曰：「與我過掃帚來。」僧過帚，石亦打。僧擬進語，

石又打。僧拜曰：「好個消息。」石曰：「驢漢道什麼？方丈若知，打折你腰。」僧至晚潛詣方丈，道其所得。師命侍者呼二上座入方丈，不容分說，各打二十棒趁出。

晦岳旭書記問：「歷遍諸方懶話禪，口中荊棘已參天；滹沱一滴真師乳，覿體相呈意凜然。如何是相呈底事？」曰：「南山北斗。」「佛佛授受，如空合空；祖祖相傳，似器印器。秖如德山焚鈔疏、臨濟燒禪板，是同？是別？」師曰：「兩彩一賽。」「得人一牛、還人一馬，理應如是。興化在臨濟處傳來，為甚大覺棒折？」師曰：「藏盡楚天月，猶存漢地星。」金明道：「莫待是非來入耳，從前知己返為仇。只如南院道：『赤肉團上，壁立千仞。』者僧掀倒禪床，南院便打，還是作家相見？還是別有道理？」師曰：「動容揚古路，不墮悄然機。」「棒下無生忍，臨機不見師。和尚還見金明師翁也未？」師曰：「汝還見老僧麼？」「鵝王擇乳，素非鴨類。風穴陞座，以目視大眾，為甚首山喪身失命？」師曰：「今日堂中大有人放參。」「欲明一切明、欲了一切了，識得拄杖子，家邦安帖、野老謳歌。為甚又買草鞋？」師曰：「賺殺一船人。」「相如奪得連城璧，秦主依然致太平。石霜按劍相待，還是將謂別有？還是把住要津？」師曰：「水長船高。」「馬祖見讓師便悟去，鳥飛毛落，未審迷在甚處？」師曰：「明破即不堪。」「我若為人，則遍塵遍剎；我若不為人，借一句子徑過。如白雲道：『不動一毫頭，教諸人到底去。』某甲放手了，作麼生是到底一句？」師曰：「敗缺不少。」「喚作一塵，家國興盛；不喚作一塵，家國喪亡。總不恁麼，請師別展旗鎗。」師曰：「老僧打退鼓。」「無邊剎境自他不隔于毫端。五祖道：『喪吾宗者克勤耳。』且佛鑑、佛眼還甘也未？」師曰：「被子看破。」「盡大地是沙門一隻眼，普乾坤是如來一卷經。除卻眼，拈卻經，道得一句恰當，竹密不妨流水過。作麼生道？」師曰：「逢人但恁麼舉。」「一椎便透，敗軍之兆。三十年後捕得老鼠，打破油甕，平貼商量。者僧畢竟什處安身立命？」師曰：「眾苦不能到。」「喚作一物，則犯手傷鋒；不喚作一物，則墮坑落塹；不傷物義，道取一句，太平可基。作麼生是破沙盆？」師曰：「你且立在下風。」「即心即佛，真不掩偽；非心非佛，曲不藏直。破庵道：『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還為人麼？」師曰：「來說是非者，便是是非人。」「及盡去也，土曠人稀。範祖抖衣，是盡是不盡？」師曰：「一葉落，天下秋。」「一句子，天無四壁，佛祖斂鋒。倫大師在徑山三十語不契，末稍聞板聲汗下，果然悟耶？」師曰：「且信一半。」「一莖草上識得根源處，大地無非自己。斷橋和尚拈莧根，寶祖為甚不識？」師曰：「疑殺天下人。」「巨靈抬手無高下，娑羅峰為甚點

頭？」師曰：「聞聲喝彩。」「漁父歌夜月，野老頌豐年，白雲度祖，一代帝師，何故不留元字腳？」師曰：「秖見波濤湧，不見海龍宮。」「全機一擲，奔流度刃；一回相見，兩眼生瞋。秖如窮兵黷武，阿誰擒得賊？」師曰：「橫戈獨立龍門上，三箭天山烈可憑。」「信旗纔閃爍，駿馬便嘶風，那裏是無際著空處？」師曰：「打草要蛇驚。」

「狗子佛性無，趙州東壁掛葫蘆；狗子佛性有，清明陌上鶯啼柳。總不與麼，且道月溪二六時中以何界限？」師曰：「傾心吐膽。」「人歸大國方知富。只如夷峰道：『無法付。』又傳個甚麼？」師曰：「無底缽盂口向天。」「天目聞籌聲便悟去。只如龍吟虎嘯，又悟個甚麼？」師曰：「待虛空落地即向汝道。」「古人道：『知即得。』寶芳為甚要了知？」師曰：「將謂胡鬚赤，更有赤鬚胡。」「水到瀟湘一樣清，喚甚麼作萬緣？」師曰：「不妨伶俐。」「一氣不言含有象，為甚禍出私門？」師隨聲便喝。「宗師垂手貴天真，為甚搶奪行市？」師曰：「一言既出。」「盡大地是沙門一隻眼，普乾坤是如來一卷經，者片紙甚處得來？」師曰：「尋常一樣窗前月，纔有梅花便不同。」曰：「兄弟們東去西去，者片紙為甚無人拾得？」師曰：「蟻不食鐵。」「依經解義，三世佛冤；離經一字，即同魔說。且道用祖悟在經耶？義耶？」師豎拂子，曰：「你道者是經耶？義耶？」旭曰：「無雲生嶺上，有月落波心。」師點首，旭禮拜。「十字街頭石敢當，日往月來曾不點頭，鴛湖一見因甚自肯？」師曰：「奴見婢殷勤。」「普明一喝，慣得其便；金明會悟，畫蛇添足。總不與麼，峻極處請師速道。」師隨聲便喝。

「和尚見金明有得力處，還許某甲聞也未？」師曰：「我不曾鈍置上座。」旭曰：「一滴鴛流濟北水，宗綱從此振人天。」師曰：「時人不諳風雲色，倚檻披襟看落鴻。」

僧問：「如何是佛？」師曰：「生冤家。」曰：「生冤家意旨如何？」師曰：「昨日跨馬，今朝騎驢。」

僧問：「如何是佛？」師曰：「你是凡夫。」

僧問：「如何是佛心？」師曰：「變卻了也。」

僧問：「方山寶祖有三關語，請和尚代一轉語。」師曰：「你試舉似。」曰：「那邊不立，者邊不行，截斷中間，為甚不住？」師曰：「此處無魚，徒勞下釣。」曰：「既是臨濟大師，為甚入拔舌犁耕？」師曰：「若無收燕手，流落在西秦。」曰：「駕鐵過海底人，為甚麼向針孔裏叫屈？」師曰：「笑殺傍觀。」曰：「某甲不會。」師曰：「上座會則不無，是你不肯承當。」僧禮拜，師打曰：「大好不會。」

僧問：「五宗門庭拈向一邊，如何是龍興門庭？」師曰：「老僧抬腳不起。」
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汝在甚處學得者處頭來？」僧擬議，師便打。
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池深蛙亂叫，巖峻虎添威。」曰：「意旨如何？」師曰：「速退！速退！」
有僧閱百愚禪師錄，呈周文學三十問，請師荅。師曰：「逐一舉來。」僧曰：「古佛未出世，達磨不西來。者著子阿誰傳授？」師曰：「地暖先生草。」「佛印禪師謂蘇學士曰：『四大本空，五蘊非有。學士向甚處坐？』士無語，遂留玉帶鎮山門，乞師一語。」師曰：「靈山付囑，不過如是。」「溈山問雪峰曰：『汝那裏來？』曰：『從飛猿嶺來。』曰：『今從何處去？』曰：『從飛猿嶺去。』曰：『有一人不從飛猿嶺去，子還識得麼？』曰：『不識。』曰：『因甚不識？』曰：『他無面目。』曰：『既不識，焉知他無面目？』峰無語，請師一轉語。」師曰：「不是好風來席上，且無閒話落人間。」「那吒太子析骨還父，析肉還母，然後現本身為父母說法。骨肉既析，又現何等之身？」師曰：「滿目青黃。」「古云：無法與人。又說何等之法？」師曰：「雲生嶺上，月落波心。」「不得棒喝，不得言語，不得擎拳豎指，不得拂袖便行。請師直指西來意。」師曰：「爍然灼然。」「[〇@∴]者個還是圓相耶？還是三點耶？」師曰：「寧可截舌，不犯國諱。」「洞山君臣，臨濟賓主，是同是別？」師曰：「玉犬吠天明。」「如何是賓中主？」師曰：「橫趨金殿過。」「如何是主中賓？」師曰：「香爐春閨暖。」「如何是賓中賓？」師曰：「手攜青竹杖。」「如何是主中主？」師曰：「古今無位次。」「如何是賓主相見的事？」師曰：「韓信臨朝。」「賓主相見有何奇特？」師曰：「古音絕操。」「賓與主相去幾何？」師曰：「放汝命，通汝氣。」「如何是體？」師曰：「華山高突兀。」「如何是用？」師曰：「鯨吞海水盡，露出珊瑚枝。」「如何是體用俱到？」師曰：「石虎吞皓月。」「如何是體用俱不到？」師曰：「波斯失花冠。」「和尚是臨濟嫡裔，即今臨濟大師住何處耶？」師曰：「和贓捉敗。」「前浪未至，後浪又催，浪正興時如何止息？」師曰：「著甚死急？」「人在塵中生，為甚又在塵中死？」師曰：「寐語作麼？」「蓮華出水，根從何來？」師曰：「只管看。」「日日同佛行，夜夜共佛睡，為甚不見？」師曰：「鑊湯無冷處。」「鼙鼓震驚，四方俱動，未審法地動不動？」師彈指一下。「龍華大士化身千億，師今補處能化幾身？」師曰：「我從華桂來。」「華林古木，陽春競發，敢問枯木還開花也無？」師曰：「春光已逐殘紅

去，多少遊蜂戀不歸？」「霧鎖千峰，為甚行人不斷？」師曰：「將謂別有。」「弁山頂上為甚白雲不住？」師曰：「水淺不是藏龍處。」「既稱龍華，且道彌勒在甚麼處？」師曰：「九日菊花新。」

雨山問：「一花百億國，一國一釋迦。如何是一花百億國？」師豎拂子。曰：「如何是一國一釋迦？」師以拂子便打。曰：「梅因雪壓方知操，誰是知恩解報恩？」師曰：「忤逆聞雷。」雨禮拜。

石源雲問：「千里趨風，請師一接。」師曰：「誰管你千里百里，到此便休，曾作甚麼來？好好供出。不然，侍者將繩索縛起，痛與烏藤，莫言不道。」雲珍重便出。移時，師問：「甚處來？」曰：「廣教。」師豎拂子曰：「廣教也有者個麼？」曰：「好本天下同。」師曰：「適纔有人與麼道，大有人不肯。」曰：「要他肯底，也只是個驢漢。」師頷之。

師一日因塵入目，問：「盡大地是沙門一隻眼，為甚一塵不納？」演監寺曰：「和尚今日一場敗缺。」師曰：「非公境界。」雲書記曰：「真不掩偽。」師深肯。

師圍爐，宗如、石源同侍立次，師曰：「火燄為三世諸佛說法，三世諸佛立地聽，你道說甚麼法？」宗曰：「一花開五葉，二桂久昌昌。」石拈片柴三塊于爐內，便出。師曰：「滅吾宗者雲耳。」

石源辭師，師舉方山寶祖三關語問曰：「既是臨濟大師，為甚入拔舌犁耕？」石曰：「不入虎穴，安得虎子？」

石航宗問：「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個甚麼？」師打曰：「雪色連天暗，空花滿地鋪。」曰：「畢竟如何？」師曰：「村前張大媽，削髮李尼姑。」航豁然有省，即呈偈曰：「不是心，不是佛，生鐵崑崙當宇宙。和身一拶頂門通，萬象森羅齊突兀。」師豎竹篦曰：「者個噩？」航便囑，師便打。艘掣竹篦擲地曰：「和尚今日打某甲不得。」師曰：「汝信，吾不欺汝。」航禮拜。

惟範琪參，師問三不是底話，琪不能對，如此逼拶益切。一日，聞板聲有省，即呈偈曰：「彌天大舍暗藏形，突出山河礙眼睛。十二瓊樓輕拆倒，機前獨露舊時人。」師曰：「如何是舊時人？」琪便喝。師曰：「一喝分賓主，照用一齊行。且道者一喝是賓是主？」曰：「和尚坐，某甲立。」師驀指露柱曰：「古佛與露柱交參是甚麼時節？」曰：「今日親見和尚。」

王公華居士參，師問：「觸不得，背不得，你如何轉身吐氣？」士豎一拳。師曰：「此又是觸也。」士大笑。師又問：「如何是照？」曰：「萬里無雲。」師曰：「如何是用？」曰：「信手拈來。」師曰：「如何是同時？」曰：「萬象森羅一鏡收。」師曰：「如何是不同時？」曰：「王瓜茄子。」師頷之。

胡心維居士參，師問：「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個甚麼？」曰：「穿衣喫飯，有甚麼奇特？」師曰：「除卻穿衣喫飯，又作麼生？」曰：「皓月當空。」師曰：「月落後如何相見？」士禮拜，師曰：「何不道取一句？」士一喝，師曰：「喝後又如何？」曰：「無毛鐵鷂過新羅。」師曰：「無毛鐵鷂過新羅，是何境界？」曰：「大地山河。」師曰：「山崩河竭，汝向何處安身立命？」士乃大笑，師曰：「果然如是，切須保護。」

僧參，師問：「甚處來？」曰：「漢江。」師曰：「昨日趙州拄杖子飛在金沙洲，與黃祖大戰，汝見麼？」曰：「學人初參。」師曰：「又道漢江來」。

砥世周居士臨危，慕師面別，師聞，即乘月而往。至其門，問惟範曰：「帶拄杖子來否？」曰：「帶來也。」師曰：「在甚處？」範一喝，師曰：「不忝為吾侍者。」

## 勘辨

師舉：「雪竇化主問興教坦：『世尊未出世，人人鼻孔自撩天。作麼生是撩天鼻孔？』」令眾下語皆不契。師代曰：「焦磚打著連底凍。」又曰：「世尊出世後，為甚杳無消息？」眾下語亦不契。師代曰：「眼裏不著沙。」

舉興化打克賓因緣，令眾下語，不契。師代曰：「龍得雷驚方出蟄，風搏玅翅鳳縈霄。」

問：「神通并玅用，運水及搬柴。作麼生是諸人底神通？」首座抽身出堂，知藏亦作舞出堂，悅眾下單執香板巡眾一次，及眾下語俱不契。書記問：「如何是和尚神通？」師拈拄杖打散，歸方丈。

僧參，師橫按拄杖曰：「道得即放過。」僧擬開口，師便打。僧曰：「待某甲道著。」師曰：「待你道，堪作甚麼？」又打。

僧參，師橫按拄杖曰：「道得即放過。」僧喝，師便打。僧曰：「某甲情知。」師豎起拄杖曰：「作麼生？」僧又喝，師連棒打出。又數僧參，師亦橫按拄杖大喝曰：「是甚麼？」僧一齊舉首。師曰：「者野狐精。」亂棒打出。

僧參，師以拄杖橫架眉上，僧打師一坐具，師曰：「俊哉衲子！甚處來底？」曰：「磬山。」師擲下拄杖，僧禮拜。

入室次，師問晦岳：「盞子撲落地，碟子成七片。汝作麼生會？」曰：「百雜碎。」師曰：「意旨如何？」岳便喝。師曰：「者喝落在甚處？」曰：「劈破虛空。」師豎拳曰：「還破得者個麼？」岳擬開口，師驀扭住，觸於地曰：「且道者個是甚麼？速道！速道！」岳豁然猛悟，曰：「和尚且放某甲過。」師乃放起。岳隨與

師一掌。師曰：「恁麼那？」岳又掌。師曰：「莫亂作，吾望子久矣。」谷珍重，禮三拜。師曰：「如是！如是！」

舉雲門放洞山三頓棒話，問眾曰：「洞山有喫棒分？無喫棒分？」書記曰：「禹力不到處，河聲流向西。」師呵呵大笑，歸方丈。

落堂，舉溈山前後放仰山三頓棒話，問眾曰：「溈仰父子一個得體、一個得用，為甚有喫棒分？」琪侍者曰：「換骨洗腸重整頓，通身是眼也須參。」宗悅眾曰：「不因柳毅傳書信，云何得到洞庭湖？」師俱不肯。眾復請益，師以拄杖度與一僧，僧擬接，師便打，僧曰：「某甲會也。」師曰：「作麼生？」曰：「太平本是將軍定，不許將軍見太平。」師曰：「如是，如是。」

一晚，眾齊入方丈作禮，師舉竹篦問曰：「盡大地學人透不過不為奇特，諸方善知識亦透不過，龍興門下還有透得過底麼？」一僧曰：「蝦跳不出斗。」一僧曰：「和尚伎倆出某甲手不得。」一僧曰：「殺人刀，活人劍。」一僧曰：「伸腳臥綿床，雞鳴方覺起。」師曰：「汝等果然透不得。」眾請師代語，師以竹篦一時趁出方丈，復召入曰：「作麼生？」一僧近前，師又趁出。

落堂，師舉秤錘落井話問眾，下語不契，師代曰：「無限清風生閫外，不知轉入此中來。」

師因時輩不諳本務，設三問以驗曰：「萬境俱寂，作麼生倚？萬境俱彰，作麼生消？萬苦逼身，作麼生遣？」又曰：「以上三問，有道得一句切者，與他草鞋。兩句切者，留他冬夏。三句切者，破院子兩手分付。」

## 拈古

**黃檗運祖一日捧缽向南泉位上坐，泉見乃問：「長老甚年行道？」曰：「威音王已前。」曰：「猶是王老師兒孫。下去！」檗便過第二位坐，泉休去。雪竇曰：「可惜王老師，只見錐頭利。我當時若作南泉，待伊道威音王已前，即便於第二位坐，令黃檗一生起身不得。雖然如此，也須救取南泉。」**

「黃檗道：『威音王已前。』情知南泉有此一問，可謂不蹄而陷獸，不筌而得魚矣。雪竇道：『王老師只見錐頭利。』大似見鬥控拳。我當日若作南泉，見黃檗坐卻主位，乃向缽盂邊彈指一下便出，不惟黃檗吞吐不得，滿堂雲水亦吞吐不得。」

**女子出定。**

「世尊心如醉夢，女子意若丘山，文殊、罔明平地遭跌，何也？只見落花隨流水，不知流出洞中春。」

**古德油餈。**

「古德不赴堂，汗馬功高。侍者纔出山門，恰好莊主來謝，也是掬水月在手，弄花香滿衣。」

雪峰在德山作飯(師著語云：因行掉臂)，一日飯遲，山持缽下法堂(平地起骨堆)，峰曬飯巾，見山曰：「鐘未鳴、鼓未響，托缽向甚處去(綿包特石)？」山低頭歸方丈(伸手元在縮手裏)。峰舉似巖頭(三十棒自領出去)，頭曰：「大小德山未會末後句在(楚國亡猿，禍及林木)。」山聞，令侍者喚頭去問：「汝不肯老僧那(前箭猶輕後箭深)？」頭密啟其意(一語傷人六月寒)，山乃休(賺殺)。山明日陞座，果與尋常不同(不因紫陌花開早，怎見黃鸝下柳條)。頭至僧堂，拊掌大笑曰：「且喜老漢會末後句(賣弄不少)，他後天下人不奈伊何。雖然，也只得三年活(纔收安南，又憂塞北)。」

「窮諸玄辯，若一毫置於太虛；竭世樞機，似一滴投於巨壑。機境平，頓逼生蛇化龍，是他德山尋常活計。爭奈巖頭有陷虎之機，縱有五花八陣之勢羅列胸中，出他手腳不得。大眾！你道雪峰還是坐觀成敗？還是別有道理？選佛若無如是眼，縱饒千載亦奚為？」

婆子偷筍。

「叢林浩浩商量，盡道趙州被這賊婆勘破，殊不知賊婆卻被趙州勘破。」

仰山問溈山大用。

「仰山云：『閑師弟若來，莫道某甲無語。』且道是醍醐句？毒藥句？參學人試辨看。」

殃崛救產。

「世尊道：『我從賢聖法來，不曾殺生。』其婦得聞，便生下孩兒。諸禪德要會麼？覓火和煙得，擔泉帶月歸。」

婆子燒庵。

「舉世間人盡道婆子有變生為熟的作用，庵主是一等住山，怎解他徹體風流？如此見解，盡大地葛藤收作艸鞋行腳，到驢年也未夢見枯木倚寒巖底消息。何故？梅因雪壓方知操，月到中秋分外明。」

趙州柏子。

「先師有此語，五五二十五。先師無此語，五五二十五。二俱不涉，雲散青天日卓午。」

勘破婆子。

「趙州勘破婆子，水向石邊流出冷。婆子勘破趙州，風從花裏過來香。二俱勘破。家貧還尚可，路貧更愁人。」

無準範禪師一日侍破庵和尚遊石筍庵，有道者請益，曰：「胡孫子捉不住，乞師方便。」庵曰：「用捉作麼？如風吹水，自

然成紋。」準在傍大徹。

「城門失火，殃及池魚。」

無見和尚因萬峰蔚參，見問：「萬法歸一，一歸何處？」蔚進前問訊，叉手而立，見曰：「如何是道？」蔚曰：「道無可道。」見曰：「不道有，不道個甚麼？」蔚曰：「正要和尚疑著。」見曰：「疑著即錯。」蔚曰：「不疑亦錯。」見便喝，蔚亦喝，見又喝，蔚亦喝，見曰：「言無再響。」蔚拂袖而出。

「無見老祖放過一著，以致牽枝拽蔓。我當日若在，待他道不疑亦錯，痛與烏藤。若是皮下有血的，如龍得水，神機莫測，未可期也；若是弄泥團底，自然翻轉面孔，徹頭徹尾。還有與麼會者麼？」以拂子向空擊，云：「言無再響。」

五祖演和尚曰：「釋迦彌勒猶是他奴，且道他是阿誰？」

「糞箕掃帚，誰家沒有。」

斷橋倫和尚室中垂萬法歸一以驗學者，凡下語不契，即趁出，高峰于此打失眼睛。

「古佛垂慈，血心片片。如慈明置劍，秘魔擎义，臨濟入門便喝，德山入門便棒。種種施設，要人死盡偷心，縱橫殺活，玄解盡掃，不落透路。高峰於此打失眼睛，少有血氣。若性燥漢子，未跨橋頭，早已踢翻射垛。」

百丈野狐。

「先百丈道：『不落因果。』墮五百生野狐身。後百丈道：『不昧因果。』便脫五百生野狐身。諸人！你道不落不昧又作麼生？者裏見得透，真淨界中纔一念，閻浮已過七千年。」

南泉斬貓。

「古人用處，如文殊持劍、歸宗斬蛇、丹霞燒佛、睦州掩門，總要你大用現前，迥脫意根。若向提起處鑽龜打瓦，甚麼時得相應去？饒伊一總會得，更要問你：趙州頂艸鞋意作麼生？電光石火能伸縮，破壁風雷到上頭。」

臨濟大師上堂曰：「赤肉團上有一無位真人，在汝諸人面門出入，未證據者看看。」

「臨濟大師恰似卞和獻璞，秖圖出寶，不顧刖足。龍興則不然，若是無位真人，打鼓普請看。」

東林悟因古庭參，林曰：「子將從前做工夫處親似一遍。」庭實供說，至見諦處，叉手默然。林曰：「子見諦處如何與我不同？」庭以兩手大展，曰：「者個非別。」林曰：「者個還著言句也無？」庭曰：「實無一字。」林曰：「只此無一字處，吾為汝證明已竟。」庭禮辭，林曰：「子向甚麼處去？」庭

曰：「十字街頭喝佛罵祖去。」林曰：「子再來麼？」庭曰：「不違和尚尊顏。」驀直而去。

「啐啄同時，主賓互換，如王秉劍，揮斥自如。所以雲門道：『盡乾坤大地，無纖毫過患，猶是轉句；不見一色，始是半提。』東林道：『只此無一字處，吾為汝證明。』總教德山縮手，臨濟吞聲，黑蟻回旋無徑。且道向甚麼處去也？」

西禪雪峰瑞因天奇瑞參，峰問：「無字意作麼生？」奇乃移時方覺，曰：「潤底頑冰吞宇宙，性湖明月匝天寒。」峰大喝曰：「汝還有嫌凡愛聖底心，掃妄求真底見？」曰：「是。」曰：「你若嫌凡愛聖，斷般若之善根；若掃妄求真，絕諸佛之命脈。」又大喝曰：「真又是誰？妄又是誰？凡又是誰？聖又是誰？」奇豁然開解，便禮拜。

「雪峰將謂有多少奇特，元來是個三腳蝦蟆。當日若與斬釘截鐵，不致他人籧篨裏浸殺。」

香嚴上樹。

「樹上道，樹下道，不免墮在義路情量，卒難透脫。若是疾燄過風，良馬見鞭影而行，纔聞恁麼說話，便與掀倒禪床，管教香嚴撲在千尺井中，至今出身無路。」

天目寶芳進和尚偈曰：「真性本無性，真法本無法。了知無法性，何處不通達。」

「擴佛祖心印，顯自己巴鼻。往古來今，一提一掇，一擒一縱，法王法令，廓闢重門，隨處建立。既真性本無性，真法本無法，知又作麼生了？」師顧侍者曰：「今日天晴好曬眼。」

大岡澄禪師因毒峰參，岡問：「如何是無字？」曰：「某甲一向只隨人道是個無字，今日看來是口金剛王寶劍。」曰：「如何是金剛王寶劍？」曰：「寒霜燄燄，輝古騰今。」曰：「還我劍來。」曰：「擬動即犯他鋒鋩。」曰：「橫按當軒時如何？」曰：「佛來也殺，祖來也殺。」曰：「老僧來鄴？」曰：「亦不相饒。」曰：「殺敗後如何？」曰：「且喜天下太平。」

「據令而行，直得須彌倒卓，海水拍空，佛祖無門可入，無氣可出。語此太平家話，二老不妨喫棒。大眾！你道他過在甚處？」呵呵大笑，曰：「且喜二老活在。」

天寧法舟濟禪師，因吏部陸光祖問：「畫前元有易否？」曰：「若無，將甚麼畫？」曰：「畫後如何？」曰：「元無一畫。」曰：「現有六十四卦，何得言無？」曰：「居士莫著文字好！」曰：「請師離文字發一爻看。」寧召光，光諾，寧曰：「者一爻從何處起？」

「諸人不得作怪，龍興與你平實商量，陸公秖問畫前有無消息，你若畫前薦得，許你參見伏羲；畫後薦得，許你參見法舟；一爻未發處薦得，許你參見陸公；一總薦得，畫前畫後皆是一卷大易，自天子以至庶人，日用不離，還薦麼？」

天池聚禪師因陸五臺問：「東土一千七百善知識，即今向甚處去了？」池指庭樹鳴蟬曰：「者裏也有一個。」曰：「只這聲響便是麼？」曰：「喚作聲響，即錯過去也。」金明本師曰：「玉芝與麼為人，不惟貴客看破，亦將千七百知識埋在庭樹下，至今起身不得。若問新天池，向道：『棒如雨點，喝似雷奔。』陸公雖是文章貴客，知我衲僧別有長處。」

「二老扶豎個賓主句，塞海排山，奔龍走象，總出陸公問頭不得。龍興則不然，待問：『即今在什處？』大聲呼曰：『陸公。』待他應諾，向道：『公若閒暇，與老僧同遊徑山一回。』他若透聲透色，便識席帽下原是舊時人。」

能仁濟舟洪禪師因僧參，仁曰：「什處來？」曰：「黃檗。」曰：「黃檗有何言句？」曰：「嘗謂眾曰：『只教汝別求易，若教汝休歇最難。』」曰：「有幾人會得？」曰：「平等大覺。」曰：「上座覆？」曰：「某甲不會。」曰：「實不會耶？」曰：「實不會。」曰：「明日速回，伊必為上座說。」僧稟命返黃檗，果于言下契悟。

「兩個黃鸝鳴翠柳，一行白鷺上青天。」

無趣空和尚因陸光祖舉：「僧問夾山：『承和尚有言，二十年住此山，未嘗舉著宗門事，至束裝潛去因緣。』」乃曰：「此僧前日掀床，後日潛去，一言無措，和尚可代一轉語，得麼？」曰：「者兩個有頭無尾漢。夾山當此僧問時，即曰：『我向來不曾道著。』喚侍者擯出此僧，不失乎有前無後，賊過張弓。者僧次日當夾山舉話處，即向空中打兩拳，推一推，埋了也，亦免陣敗逃回。」曰：「是。」曰：「且道者僧埋？自己埋？」「夾山曰：『俱埋了也。』」曰：「仔細，切莫累我。」陸大笑。趣曰：「出也。」曰：「玅！玅！」

「作家宗師，天然猶在；廟廊貴客，今日偶逢。同心鼓舞，紐結鴛鴦，直得席割蒼梧，樂奏鍧鍠，使當日夾山極力處，有今之陸公法道，不致寂寥敬畏，拔劍相助，卻被俗官看破。」

鴛湖玅用和尚因廉憲黃闇齋陞任廣東，入山作別，曰：「臨行一句，乞師指示。」曰：「三千里外，逢人不得錯舉。」

「黃公問臨行一句，乃途中受用。普明荅三千里外，此聖門受用。雖賓主互換，且喜知風之自，知遠之近。或問龍興：『如何

是臨行一句？』痛與烏藤。豈不信道，龍得水時添意氣，虎逢山色長威獰。」

**徑山沖和尚臨終，僧問：「和尚百年後向甚處去？」曰：「千株松下角彎彎，百草頭邊亂[跳-兆+孛]跳。」**

「車溪恁般荅話，知天下後世千燈萬燄，當從其足下出。者僧若有問殺閻黎價、逼殺首座虔底手腳，待車溪纔擬對，便掩耳而出，且要老漢立地脫去。」

**天台睹和尚，因白雲問：「西來密意，未審如何？」曰：「待娑羅峰點頭，即向汝道。」雲以手搖曳擬荅，台便喝。雲曰：「娑羅峰頂，白浪滔天。花開芒種後，葉落立秋前。」曰：「我家無殘羹剩飯也。」曰：「此非殘羹剩飯而何？」台頷之。**

師徵曰：「試道看。娑羅峰點頭也。」

「艸偃風行，必自胸襟瀉出，機如閃電，目似流星，抹過上頭關捩。拈一機，則千機萬機頓赴；舉一句，則千句萬句朝宗。正恁麼時，海底飛紅塵，山頭滾白浪，華頂峰千個萬個一時點頭，有什麼難？要荅西來密意，且緩緩著。」

**白雲度禪師因古拙請益從上宗旨，雲上堂，舉世尊拈花，平地骨堆，迦葉微笑，忍俊不禁，二俱翻成特地。拙豁然大悟，以手搖曰：「止！止！」雲擲拂子下座。拙隨入方丈，雲詰之曰：「你適纔見個甚麼便與麼？」拙曰：「若有見可見，則辜負和尚了也。」雲深肯。**

「當門按劍，魔佛形消。毒鼓一撾，人天膽喪。其聞聲不死者，原不在數。如風穴上堂，舉世尊以青蓮目顧視大眾，乃曰：『正當恁麼時，且道說個什麼？若道不說而說，又是埋沒先聖。且道說個什麼？』首山拂袖下去。又溈山撥火，洞山睹影，俱皆聞聲即喪。秖如古拙纔問從上宗旨，逮白雲輕輕撾動毒鼓，便解分身塵剎，得非靈丹九轉乎？」

## 頌古

**黃檗吐舌。**

聞驚吐舌已乖張，家醜那堪再外揚，累他無限癡男女，開眼堂堂入鑊湯。

**婆須義勝。**

佛陀死款供非義，狹路相逢難躲避，鞭影纔窺不丈夫，揮戈直入重營內。

**諸佛亦非。**

一撾毒鼓聞皆喪，注意區分甚面觜，撞著街頭張大哥，喚來卻是東村李。

**此舍無人。**

此舍無人荅是誰，開門忘卻閉門時，弓絃忽結鴛鴦紐，認是他家野雀兒。

**寶不自寶。**

欲酬高價實難量，滯貨陳年忽放光，秖因一履埋嵩室，代代兒孫分鬼贓。

**狹路相逢。**

腦後金槌驀一笍，銀山鐵壁吼如雷，人間天上無光彩，多少髑髏遭活埋。

**指天指地。**

倒戈卸甲出重營，一目蕭然絕四鄰，好把甕頭春色賞，那知村酒卻傷神。

**三頓痛棒。**

三頓烏藤打不殺，一開臭口掣風顛，角尖迸出玄中要，魔佛齊教吃老拳。

**南明廣禪師參徑山沖和尚，服勤八載。一日，於地上拾片紙，有「觀方知彼去，去者不至方」之句，忽然猛省。呈山，山可之，即令首眾。**

秘殿深澄人不侍，吹毛捏作返魂香，艸鞋忽地芒繩斷，白牯狸奴沒處藏。

**普明用禪師參徑山南明和尚，閱《思益梵天經》有省，即呈無生偈，南斥之。一日，舉香嚴獨腳頌問明，明纔開口，南便喝；明復擬開口，南又喝，明點首。**

熱喝如雷心膽喪，頂[寧*頁]骨露勢如山，東西南北無門戶，萬象森羅啟笑顏。

**金明介庵本師參普明師翁，方跨門，明曰：「是甚麼？」介擬對，明震威一喝，介忽然契證，即掩耳而出。**

敲出金鸞五色髓，撲碎驪龍明月珠。天上人間俱結舌，一段風流出鏡湖。

**徑山無準範禪師，因天台斷橋倫和尚參，舉真淨頌。倫良久，忽聞板聲，通身汗下。**

因風吹火無多力，鐵壁銀山當下消，滅卻滹沱正法眼，光前絕後赤條條。

**德山托缽。**

陷虎之機不教多，陣雲突起太行峨，秦關一望烽煙裏，六國兵消恨楚歌。

徑山範和尚于淳祐己酉三月十五示疾，門人請留遺囑，山乃執筆書偈曰：「來時空索索，去也赤條條。更要問端的，天台有石橋。」

戰罷雄風笑倚樓，虎頭虎尾一齊收，時人不識風雲色，腦後遭槌孰解羞。

斷橋倫和尚上堂：「荊山有玉，獲得者不在荊山。赤水有珠，拾得者不在赤水。衲僧有無位真人，證得者出入在面門。」驀拈拄杖橫按曰：「會麼？幽州江口石人蹲。」

荊山有玉石中藏，節至時臨理自彰，卞老不知何所為，引人刖足自甘傷。

太岡寧禪師因寶芳進問：「如何是西來密密意？」岡下禪床擒住曰：「你道此問是甚麼意？」芳自此寢食俱忘。一日登廁，聞鄰僧敲籌作聲，忽然大悟。

一上一上又一上，一上上到山頂上，晴空爆地一聲雷，萬里青天都喫棒。

東塔曉禪師因無趣參，塔曰：「達磨西來，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唯在直下體取。子若信得及，可放下萬緣，參個萬法歸一趣。」如此領旨，後聞雞鳴有省。

裂破面門放一箭，疾風過燄也難追，玉驄雙勒歸來晚，一劍橫看月上眉。

天目進禪師因野翁參，目曰：「汝本是佛，堂堂大度，著甚來由？」曰：「生死不明，乞師指示。」目低頭歸方丈，翁愕然曰：「莫教人斷絕去麼？」遂袖香入室，目曰：「子已到不疑之地，何生死之懼哉？」翁于言下豁然開解。

雲在嶺頭閒不徹，水流澗底太忙生，一莖草現寶王剎，大地無人著眼睛。

斷橋倫和尚，因方山寶參，罄其機用，橋皆不諾。山一早詣方丈，橋曰：「子捉賊也。」山禮拜曰：「請和尚驗贓。」橋舉萬法歸一話，山荅，橋遂推出。齋後普請，山手忘所舉，橋驀拈莧菜根示之，山大悟玄旨。

忍死攀鞍不肯休，箭鋒相拄實難酬，道傍藥餌纔拈起，化作神仙上酒樓。

高峰枕子。

正恁麼時痛一錐，棒頭落節瞎雙眉，髑髏但得翻身轉，火迸星飛看斗移。

德山托缽。

明賣醍醐，暗藏毒藥，正法眼藏，瞎驢滅卻。

破沙盆

錦衣公子戲長楊，詩酒逢人說幾行，何事深宮留不住，卻隨山衲臥茅堂。

四喝。

一喝金剛劍，晴空忽閃電，髑髏驚遍野，裂破那吒面。　一喝踞地師，靈鋒出匣遲，爪牙伏不動，覿面喪全機。　一喝竿影草，針錐纔恰好，打破石人頭，死蛇驚出草。　一喝不作喝，普化震木鐸，擬議攔腮掌，人境一齊奪。

四照用。

照時劈箭，好醜俱現。纖芥不藏，日面月面。　手握金輪，用處無情。三頭六臂，落膽喪魂。　照用同時，雷奔電馳。血口劍牙，落二三機。　照用不同，拳破虛空。截頂透底，秖是耳聾。

三玄三要

生鐵牢關陷鬼門，等閒透得也消魂，忽然迸石奔流出，揭地掀天星斗昏。

憲宗迎佛，舍利現五色光，百辟皆賀，惟韓愈端立。帝問：「百僚皆賀，卿為甚不賀？」愈曰：「臣曾看佛書來，佛光非青黃赤白相，此是龍神阿助之光。」帝曰：「如何是佛光？」愈無對。

五種原非切要知，龍顏展不隔絲絲，韓卿一語明端的，失卻金毛師子威。

## 法語

### 示惟範琪侍者

人天眼目，佛祖規繩，青原、南嶽、馬祖、石頭，乃千古樣子。近時學者信根緣淺，不悟少室單傳，向外馳求，增長見刺，逞能逞解，逞語言快利，將謂佛法止如此矣。及至境界緣生，排遣不去，遂作艱難，良可痛惜。殊不知古人千魔萬難，悉皆嘗遍，七處割截，亦不動念，一往操心，猶如鐵石。所以長慶坐破蒲團七個，與香嚴打成一片，有何區分？昔山堂謂玅喜器度凝遠，節義過人，好學不倦，始成法門良材。夫出世利生，代佛揚化，非明心達本，遠過古人，詎可為哉？吾徒當體佛祖堪報不報之恩，作後進之模範，必須磨鐘臺前車牛不立，漢陽江上踢翻鸚鵡家風，別展少室真燈，光輝有日。

### 示石航宗上座

昔汾陽老祖道冠一時，慈明、谷泉數人相伴往參。河東苦寒，眾皆憚之，惟慈明朝夕不怠，夜坐欲睡，引錐自刺，至得穎悟，由是汾陽一支橫出天下。故為道不憂，則操心不遠；操心不遠，則持信不大；持信不大，則精誠致格之理不顯。苟道德遭方謗，去聖時遙，傑人罕再，學者捨本逐末，習染世諦，向野狐口邊吸些涎垂，走到無佛處，稱尊稱大，忽遇明眼人，舉則本分公案問伊，直得張睛努目，如死羊相似，取笑識者，豈不悲哉！凡我一眾，舉必全該，少室真乘，一超直入，聖解凡情，不容毫髮，方能提挈綱宗，號令人天，養才育器，續佛慧命。《首楞嚴》云：「見見之時，見非是見，見猶離見，見不能及。」只此見不及處，下得一轉語，三十棒自領出去。

## 示胡文學

胡子心維以儒而趨釋者，蓋儒釋形貌雖殊，其道一而心同也。其究性命至理，豈有二哉？夫學釋者此心也，學儒者此心也，堯舜與人同，亦同此心也，但各純於舊習。性之所近者，朱陸之尊德性與問學，果有優劣乎？不過趣其性之近耳，蓋道之總難言也。昔杏壇之徒，如林若麻，所許知仁者亡之，仁者心也，但曰顏之三月不違而已，何怪乎後世者哉？宋儒曰儒門淡薄，良有以也。近之有王唐、陳白沙、薛文清、羅氏諸公，或見其書，未睹其人，況于異世，天各一方，安得而師友焉？近之所謂師友者，非富貴之流，則寒淡之士，聚于富貴則談情欲風月之樂，會寒淡則不無貧困之愁，幾能及性命之學、道理之宗、死生之事乎？或有談之者，非若存若忘之徒，則是大笑之流也。今胡子有志于大道，而趨向無門，故學釋而究性命之理，以歸一貫宣矣。第此中參須真參，悟須實悟，莫以依稀彷彿，似是而非，因循不迨，虛棄光陰。嘗見世人立言則聖賢莫及，歷事則舉措乖張，其過在四楞未蹋地耳。予嘗示徒曰：「萬境俱寂，汝作麼生倚？萬境俱彰，汝作麼生消？萬苦逼身，汝作麼生遣？」以此驗己勘人，方可取日新之益，知至善之道，達真常之理也。余見其胡子懃懃懇懇，然非皮膚淺薄之學道者可同日而語哉？故不覺葛藤累累，勉之勉之。

## 茶話

節晚兩序請，師曰：「大盡三十日，小盡二十九，不肯立下風，要與諸聖賭。不烹北禪牛，止有一味鐵酸餡，滿盤托出供養大眾，咬得破，百味具足。三世諸佛得此一味，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

證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果，說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度無量百千萬億眾生，亦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證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果。列祖得此一味，出興于世，家築一牆，門別一戶。溈仰得此一味，一十九門施設撈羅學者。臨濟得此一味，設三玄、三要、四料檢、四照用及種種綱宗。洞山得此一味，權顯五位，君臣道合。雲門得此一味，一字函蓋，截斷眾流。法眼得此一味，垂手格外，言說宛轉。大眾得此一味，赤條條、淨裸裸，與諸佛列祖同一眼見、一耳聞、一鼻嗅、一身觸、一意解，出演無量玅義，同一生殺。諸人還咬得破麼？」良久，舉：「洞山與泰首座喫果次，乃問：『有一物，上拄天、下拄地，黑似漆，常在動用中，動用中收不得。且道過在甚處？』泰曰：『過在動用中。』山喚侍者掇退果桌。龍興今日不似洞山，無物可問、無果可掇，只要識此一味。」拈拂子，曰：「還識麼？換骨洗腸重整頓，通身是眼更須參。」

## 佛事

掛鐘板

「六合之內顯理不顯事，六合之外顯事不顯理。木上座權衡佛祖、號令人天，理事並顯，千賢萬聖皆從者裏通頭徹尾鍛過幾回。龍興今日起爐架灶、陶鑄凡聖，將六合內外撚作一條，朝三千、暮八百，俾他各各如麟若鳳。雖然，玉板未掛、金椎未舉已前，者著子畢竟在什麼處？」擊板三通，曰：「理事收歸毫竅內，異龍靈鳳舞當陽。」

周思臣、昭次、幼穆請為先嚴砥世居士起棺。師以拄杖擊棺，曰：「生也不道，死也不道，金毛吼破玄關竅，一字入公門，九牛拔不出。且喜周居士生來玅智奪天功，徹底掀翻三教，秖如起棺入槨一句又作麼生？」復擊一下，曰：「土暖碧松生琥珀，潭寒青石長珊瑚。」

梅川舒二男瑤艸、考叔，同姪小康、漸鴻、和臣請為祖母太君奚淑人舉火。師曰：「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為萬象主，不逐四時凋。大眾會麼？」拈火炬，云：「此是舒太君奚老淑人二十年長素刻念彌陀，從觀音大士三十二應中現出真空性火，以婆羅門婦女得度者應皆現之而為說法，情與無情悉蒙解脫。且道奚淑人超凡入聖一句又作麼生？」擲下火炬，曰：「大圓鏡內難藏跡，碧海紅蓮吐一枝。」

佛成道日，王公華、公祥請薦先祖惟正翁、祖母柳孺人小參。師卓拄杖曰：「今朝是大地眾生、草木瓦礫成佛之時，惟正翁、柳孺人承佛威光，向山僧拄杖頭東湧西沒、西湧東沒、南湧北沒、北湧南

沒，湧在乃子若孫頂[寧*頁]上道：『惟至誠能盡性盡物，盡物盡性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同參。』還聞麼？聞則通個消息，山僧不免作藥王藥上隨類化現，令惟正公、柳孺人頓明般若，即證菩提。不然，重下註腳。」擲下拄杖曰：「明明一句該群象，唱出無生火內蓮。」

復請為先慈胡孺人、伯妣徐孺人除禪小參。師曰：「追遠懷空，敬祀如在。迴脫根塵，靈光不昧。瞿曇二千年前涅槃會上向道：『母子恩情，金刀剪不開。』老漢話墮也。既剪不開，且道二位孺人即今在什麼處？」遂化靈曰：「碧玉池中花燦爛，無生國裏現全身。」

## 詩偈

### 聯芳偈(并序)

嗟乎！祖道凌夷，傑人罕遇，慧命之存，猶單絲繫于九鼎。承當大法，非其人則濫干之罪，予何敢焉？因追緝世尊拈花，迦葉微笑。世尊囑曰：「吾有正法眼藏、涅槃玅心分付于汝，汝廣流傳，勿令斷絕。」(在)上承迦葉六十九世之元祖，下繼曹溪三十七葉之真孫，為佛氏嫡派、臨濟正宗。其擇法驗人，此不肖職，自荷大法，三坐道場，全提正令，陶育英才，博得法嗣數人，以續拈花微笑之旨。近來法門濫觴，尊卑倒置，如操戈入室之魔，則大法蔑如也。吾徒所當盡其心力焉，務在深潛巖壑，飽研憨飫，聽其龍天推出，所謂大鵬展翅，必息天池。若均堂之上，置杯則膠，匪可同日而語耶？

### 天則能首座

西天東土，心法密付，永遠流傳，善自保護。

### 以山電書記

鷲嶺傳來赤骨窮，法無法法付宗風，秖將空印傳心印，奪食驅耕在爾躬。

### 石源雲書記

鐵角泥牛躍海瀾，三玄三要盡掀翻，碧雲分付無多子，扶起靈山舊剎竿。

等輝欽維那

印泥印水印虛空，竺國支那共此宗，付爾烏藤無別囑，直教隨處播宗風。

雨山越西堂

窟中師子兒，踞地善哮吼，滅卻少林宗，永光石橋後。

聖拙地監寺

傳本無傳，得本無得，捉把虛空，付與聖拙。

古輪玉監寺

鷲嶺拈花旨，東西傳不歇，無垢亦無淨，永持莫令絕。

宗如昇維那

一空含眾象，眾象悉歸空，究盡空歸處，方能契此宗。

耳觀演監寺

了了常知無可了，究心究法在忘言，言忘法亦無餘息，只此傳心遍大千。

晦岳旭書記

一物亦非有，無名亦無字，處處不留情，塵剎無非是。

惟範琪侍者

非心亦非法，無受亦無傳，言意不到處，堂堂總現前。

石航宗悅眾

心地含萬有，非種亦非生，菩提果自得，非地亦非心。

### 大雲入副寺

傳本非心傳，受亦非心受，秖此非心法，心法本成就。

### 文學胡心維

泥牛啣月出海濱，木馬嘶風嘯夜頻，有時踏斷虛空
原書闕。

### 丙午秋文允言專使華桂兼惠詩次韻

華峰鎮日憶南湖，恰接瑤章興不孤，干木逢場搬傀儡，奚囊過譽出頭顱。斒斕繞膝惟兄弟，松菊歡顏侍大夫，堅固牧淳真上士，恐貽徵檄令人誣。

### 輓冰蟾上人

森森庭柏護朝煙，手植根深不記年，紅葉忽驚山寺雨，白雲泣斷曉江天。顏荊烈烈非無藥，諗果綿綿實有緣，莫怨鴻濛歸去悄，辭音寥廓尚依然。

### 歲荒

山居博飯又無田，乞食門封空缽還，土硬石肥鼇腳瘦，巖懸壁落橡珠尖。拈來竹杖如龍壯，著起芒鞋似虎便，寄語檀那休咄怪，碧雲奚併首陽傳。

## 雜著

### 復華桂護法公啟

伏以金風屆宙，楓葉蕭蕭；白露凝空，木樨燦燦。幡幢豎起，寶林御輦曾過；珙玉披看，華桂王綸未改(碑載唐玄宗曾幸此)。藉地主炫燿，為法門光輝。恭惟大護法台臺，筆羨雕龍，才驚繡虎。楚邦名族，魯國儒英。喜怒哀樂之先，自尋落處；堅仰前後之際，已會個中。歡接雷炳之再來，笑逢蘇黃之復出。風疏殿角，萬卷常披；月

朗天心，千峰獨嘯。雖跡纏朱戶，而心憶白雲。夙承大願靈山，今續重盟法海。(在)野鶴浮鷗，行雲流水。機忘共住，心競未能。邇接瑤章，遙承寶地。暫放烏藤七尺，且縛黃篾三條。草履便登，金磚僭踏。相過定期覿面，到來切莫攢眉。謹啟。

## 復文學並耆宿公啟

伏以鑪韝煆頑鈍之鐵，接引婆心；金剛碎破沙之盆，補苴沙手。其幸東宮之佛子，特現曇花；是謂西方之聖人，另翻貝葉。靈山一別，付囑統寄於王臣；少室再傳，袈裟密授于釋子。誰知薙草堂前，不選官而選佛；但恐拈花門外，僅得骨而得皮。有會點頭，同來出手。恭惟護法禪德，爭傳慧業，文起百代之衰；久歇狂心，道慕三玄之旨。賊贓明明捉敗，重來打破缽盂；佛血得得刺穿，幾番拶碎柏子。剪除義學，何須馬祖喚回；焚卻疏鈔，已信龍潭覷見。(在)雖叨知己，正患為師。稟性疏慵，賦資愚拙。自辦牛糞火中煨芋，那堪馬駒腳下踏人。不難一喝驚天，但恐臨場折棒。只得無言入室，也來出袖輪珠。謹啟。

## 復新安護法勸解公書(因古春與報恩諍論師有息諍說)

近日禪宗大壞，野干到處爭鳴，致使佛世漆黑，魚目混珠，非具頂門正眼，則真偽莫辨。幸諸位護法靈根夙厚，參佛知儒，可謂蘇黃再世也。承諭以彼為不知禮者無足怪，衲欽服。然法門獅蟲，得諸護進而教之，令彼悔心自萌，實諸護之德化也。裁復不一。

## 蘄水縣華桂山能仁寺碑記

蘄之華桂者，古賓陽也。北去邑八十里，孤峰傑出，群山糾圍，帶環蜀漢，襟披吳越。其秀鬱巍峨，似芙蓉削出於雲表；而嶙峋奇聳，如玉獅蹲踞於天中。登臨遠眺，四瞰千里，浩浩乎佳氣之勝，畢集于斯。故遞代之賢人君子，無不為之興建衛護也。何也？事之公於天下者，天下之人咸公得而衛之、護之、興之、建之也。余按舊碑載齊安古誌云：唐玄宗幸蜀，過其地，見山中桂花茂曄，御易令名。此華桂所自來也。又云：唐之旻德，宋之了然，曾說法其處。雖代有傑人，然不知古所謂賓陽者，創自何時？名自何人？泯泯沒沒，莫可攷究耳。嗚呼！泰否剝復，盈虛消長，劫灰沉浮，滄桑互易，數有一定，理無或違。彼六合之內，凡有形貌聲色者，莫不皆然，又豈獨華桂、賓陽而已哉！又舊碑云：寺之再興，自先朝

洪武之初，李公伯寬、邢公道鑑暨住僧昌義等，同戮力以勸厥成。及殿宇時，復有徐、王、朱諸縉紳，同邢、李山主、住持僧宗靈等，而再造飭焉。一時樓閣岑崚，塗髹丹朱，與階月池蓮，紛披掩映，載於碣中，今猶可想見也。萬曆戊午，有老宿心安，延濟舟洪禪師開法於茲。其法語機緣，藏于佛臟中，尚有塔存焉，茲不殆贅也。所謂公于天下之事，而天下之人咸公得以衛之、護之、興之、建之也。厥後十數年，憲逆作祟，焚燬州府，蹂躪村廬，侵掠至山，而重樓傑閣遂成劫灰，丹朱塗漆乃化烏有矣。嗚呼！殆所謂剝復、否泰、盈虛、消長，數有一定，理無或違者乎？既迨聖朝定鼎之初，海內蒼生喘息方定，邢氏孝廉子願、文學子儀、子植、李氏文學蔚然、世茂，同徐王護法及住持僧塵空、凡空等募化鳩工，建佛殿、僧房、寮舍，仍恢舊制，越三年方落成。雖不及前之勝麗，亦可為一時之殊特莊嚴，此豈非否泰、剝復、盈虛、消長理數之常也？又豈非公天下之事，而天下之人咸公得而衛護興建也哉？乙巳春，余杖笠過蘄，留臨濟度夏，至秋將行焉。適茲山住持僧應如、古輪持山主及諸護請啟，邀余住靜峰頭，余時以三年為約，茲將屆期矣。一日，邢子子植、李子象賢登山夜話，茶次，屬余為記，將勒石以垂久。余曰：「不然，輩非不能為文記，蓋天下之公事必屬於公天下之人，然後可為天下之人所仰企，使泰而不剝、長而不消，皆自一公以為理數宰也。」余遂勉為銘曰：

迥迥華峰兮，桂子香潔；高拄天中兮，星辰可摘。炎暑登臨兮，冷若冰雪；供金仙兮，甫自何劫？秀鬱蔥蔥兮，浩然不竭；鑾輿行在兮，三呼聲接。興之與廢兮，人心賢拙；或理數然兮，故爾殊別。剝盡而復兮，賢愚相迭；巍峨玅莊兮，素兮絢曄。今之視昔兮，後以為則；雲鶴寄跡兮，森象羅列。厥中惟一兮，光風霽月；福被萬億兮，存乎道德。

## 黃安縣萬松林碑銘

萬松林者，去邑東方五六里許，其間山環水曲，恍如竺國，崇阿四顧，則三角峙，左蟠松側，右五雲拱，面天臺、陽臺以為外護，奇峰列嶂，虎踞龍蟠，爽蒸天籟，秀產靈英，群木雜然，萬松交錯，冬則朔雪不能狂飄，夏則群蔭迷合，馥馥郁郁，四時之境味無窮，居者自謂之在武陵桃源中也。先是，周楚策同兄向慕空宗，以塵累糾纏，遂輸金捐產，建佛殿、山門、左右廊廡數十間，并金像輝煌，竟成蘭若，延僧居焉。今歲辛亥孟春月，索予一言，以壽金石。予曰：「吾乃山野樵叟，何堪任此？須貴邑名公筆吐光芒，釐

定衡石，垂諸不朽。」策曰：「但和尚一言，泉石壯色，安不久垂乎？」予乃援筆，敬為之銘曰：

尼山夫子，鷲嶺釋迦。人各從志，豈較儉奢。誠能造物，競落天花。石泉壯色，衛護僧伽。功同日月，德被邇遐。堂堂福址，浩浩無涯。

## 黃安縣碧雲山龍興寺碑記

天下能真私為己者，必能為大公天下之事也，餘不俱論。自佛法東來，初祖西至，花開五葉，莫不存其道場。而大鑒之後，列剎相望，星布雲興，俱稱祖庭者，皆公諸天下而有也，其誰得而私己乎？又其誰不得而私己乎？然其實有私己焉。何也？在其名實相孚而已。昔王右軍捨柴桑別業為歸宗，陸羽捨浠水家宅作清泉，宋王介甫捨金陵私宅為保寧，此略言之，不殆枚舉？以為公諸天下可乎？則為私己者亦可乎？此乃名實相孚，孰得而爭焉？又孰不得有諸？故能私己者，則能公天下之事也。黃安龍興寺者，創於大清順治戊戌年也。先是秦君烈與鄢君吉各捨基址松山地土，同眾建前殿五間，請克彥禪師居之。其後文學周砥世同從弟君甫各鬻莊田一所，並鄢、秦共造主殿三間、左右僧房兩所。秦彬華造金相一軀、置田若干，李思齊修韋馱一尊，鄢阿彭捨田若干，張啟明置田若干，文學耿資生捨後松山一段，鄢君立捨田若干，遂爾共成寶所。未幾，彥公他去，眾迎松岫禪師住持。三年而又別遷，諸公再命余卓錫于此寺。以先年因他故，縉紳秦大輿以援溺功德而有之，春間邀同陳、吳、盧、泰諸公，贈其額曰慈宇傳燈，意欲鼎新，時不待人而仙逝矣。嗟乎！諸公晨星落落，兼以奇荒，眾不遑處，乞食四方。余意他卜，適逢周王，復邀眾檀募田為萬年香燈之資，餘作供僧之用。此蓋公天下之事也，凡天下之人皆可得而造福矣。譬夫大海之水，或持瓢者、碗者、桶者、缸者，然從其所持之器而取之。若夫空手往者，不得而與焉。非不與之，彼無所取之器耳，孰能以公私可得而與之乎哉？余記其事，並為銘曰：

建寺之意，修福基址。譬夫大海，源源無已。諸持器者，各從其取。若但空手，誰得其水。未有持器，不得之理。招提一方，福庇鄉里。非止鄉里，天下公此。人若不宗，是誰不公。因彼其實，表彰若功。其實不孚，名德皆空。後來君子，履踐實蹤。踐履不實，虛名何益。雖千萬祀，其理不易。。

終。

## 行狀

師諱真在，號山鐸，別字筠庵，江州德化縣桑落李氏子也。生於大江之洲滸，上世有功於國，襲軍藉有顯者。父母早亡，師輕財重義，任俠不羈。會闖、獻蹂躪中原，國家東南俱倚左方二寧。南朝廷設七省經略，宣春袁公繼咸開府於九江，招募天下勇健，乃授師為千人長。未幾，以小將軍杜姓者三人犯法，斬之。師凜然心動，有出塵之志，遂以征賊入山，相機宵遁。遍謁匡廬，無敢剃落，東林耆宿自真為之染薙。師既為僧，俾之執爨數月，朝夕柴水為務，而神通玅用略現於此矣。崇禎甲申，渡江北，住梅川之半雲庵。予住黃牛院之竹塢，相隔不三里許，始與予家伯叔兄弟交，師年二十有四也。丁亥，神鼎雲外澤禪師住蘄州大潛山，師與之俱。冬，遂納具足戒。一日，閱高峰錄，疑拖死屍句，請益澤公，每有機緣，未臻其極。澤曰：「子緣未熟，且宣靜養，時節若至，其理自彰。」師自此寢食無安。己丑春，與予同造黃山，省先君山雲未嘯和尚。冬，參天寧恒證尊宿，雖有塗毒之惠，終不自肯。辛卯，度夏天台，過箬嶺，途中踏翻牛跡，礙胸之物豁然冰釋，有「悟得雪山原是水，相逢先是別離機」之句。甲午、乙未，同予伯兄小康暨楊介子輩，請佛日開法五峰。迄申、酉兩年，法席大成，劍峰師勷力居多，峰乃師之法姪也。庚子，予同禮曹溪六祖。冬，歸請霜松再住五峰。辛丑，師歸東林，登雲居，顯公留居堂中，詰以德山托缽因緣，有老參大徹之語、大慧再見之譽。壬寅，遷黃梅四祖，師總院事，顯每期省發多人，書名以榜法堂，間以臨濟宗旨穿鑿新奇詭譎之詞，以聳世聽。師喟然嘆曰：「從上諸祖建門庭、立宗旨，原為啟迪後昆，以續佛慧命，似此則達磨一宗掃土矣。」遂破夏南參。隨後四五年，參尋遍江楚，而蹤跡隱顯南浙矣。所見知識十有五員，咸指為法器，惟善權百愚一見稱賞，則曰：「臨濟一宗當出汝邊。」古南牧雲和尚閱師頌臨濟三頓棒，大有過人處，恨其不能挽也。聞金明介老人有古人風，特造其室，一見如有夙契，遂折節焉。介一日問：「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個甚麼？」師曰：「露。」介曰：「昨日有人與麼道，三十棒趁出了也。」師曰：「要打便打，說甚昨日？」隨聲便掌，介扭住曰：「者瞎驢亂作那！」師擬進語，介便打，師復擬進語，介又打，師豁然契證，曰：「賺吾來！賺吾來！」介曰：「且莫亂統，今日事作麼生？」師震聲一喝，介拈拄杖，師便出。次早，入室禮拜次，介曰：「昨日公案未圓，子試圓看。」師打露柱一掌，曰：「痴椿椿的作麼？」介曰：「怎奈目前何？」師曰：「者一掌合是某甲吃。」介喝，師亦喝，介曰：「三喝、四喝後又作麼生？」師連喝兩喝，介曰：「識此一喝，恩大難酬。」師珍重，禮三拜，介遂出從上源流付之，遂為入室真子。其付法偈曰：「獅子窟中事，善哮吼者得，

今得本無得，無得得亦得。」甲辰春，歸住東林，於無量殿縛草為床、支磚作釜，接待雲水，與吏部文鏡巖先生橋梓交最厚。是年池蓮忽開，文先生有「何事東林得得來，恰逢白社報新開」之句，以紀其異。乙巳春，赴陽和曹秋嶽先生之行，道經浠川華桂，為緇素所迎，遂開法於茲寺，乃旻德了元道場也。世以山靈有待，一時巨儒碩士、參學玄徒，比肩接跡，目親玄奧，在昔之旻、了二公，誠千秋一日矣。戊申冬，西陵眾紳衿景師道風，請開法龍興。時雙臺古椿柩祖之毒，累興嫉謗，有南北宗之勢不兩立也。師喟然歎曰：「昔彼祖作《嚴統》，亦猶是也。故金明本師有《指迷二說》，彼復假刺士以盡吾師。幸佛祖有靈，將入室而彼機已露，此實賴主峰法兄之力也。今無怪乎彼也，但此抑不足與論也。」遂著《息諍篇》以誡學者，聽彼魔風自息。闔邑鄉紳以此感發，贈其額曰「慈宇傳燈」，而師之道蓋繇是而大振，江楚衲子蟻赴，即新邑縉紳諸公無不嚮道而師事焉。康熙辛亥九月十五日，以微疾上堂，預知時至，其略曰：「與我記取明年今日日。」一眾駭異。有僧問：「和尚尊意如何？」師屈指示之曰：「三百八十四。」明年又七月初句，謂徒眾曰：「吾欲歸里，宜速備之。」眾以師為嘗往，遂買驢以代步，師顧而笑曰：「吾行非驢所堪。」自此諄諄誨導，誡眾修潔。九月初八日，入城辭眾長者及諸耆宿，師曰：「吾七日內當與諸公長別矣。」眾留瞻禮二日，至初十日方歸。十二日，力疾陞座，策眾猛省。十三日，作聯芳序。十四日，命集眾開導，并寫遺囑，立三禁：一、身後不許舉哀開孝，效世俗所為及化錢等事；一、身後不許造塔，須將骸骨拋棄江海利生；一、身後不許安靈，做七誦經、禮懺、動響器等。故違者非吾弟子。凡封龕、起龕、舉火等偈，皆師自作。囑令侍者臨期單念。封龕：「天地為龕，何鎖何封？超群拔萃，豈在其中？」起龕：「只此取足，無真無假，前村煙浪，難描難寫。」舉火：「五十二年住世，二十八載為僧，五蘊流雲遮不得，靈光獨耀沒古今。」十五日辰刻，沐浴焚香，端坐書偈曰：「從無量劫來，與眾生為侶，將此皮骨送入江河，喂魚鱉蝦蟹，濟眾生饑苦，免占檀那地土。浩浩長波，是吾歸所。」擲筆大喝一聲而逝。闍維起骨，精白如玉，牙齒不壞，數珠木分心如故。新安道俗競禮泣下，如喪考妣焉夫。憶昔己酉元日，予繭足二百里，入華桂相訪，而師亦欲來作辭。寒家兄弟謂龍興遠陪華桂也，遂與予同遊斗方、三角諸山。歸聚寒家十餘日，家仲兄漸鴻送別詩有「禪客來過慰別顏，喜得相從十日閒」之句。嗚呼！豈知龍興果從此遠矣。師性敏捷，量寬容，有大度，持身正大，而律己處眾，凡叢林事無大小，師必先之。學者以師約法嚴規，非精潔行力者，則望崖而退。師少未讀書，而古今史籍成敗，一過輒了。晉唐

八法諸書，極力摹做，不求其似。二十年來，長坐不臥。為人簡略世務，衣履蕭然，常肘露踵決，于貴人前略無介意。機括如迅雷電，不可測視。詩文迅筆疾書，不求合古今。生平喜讀書，予家與南康周長孺藏書悉讀遍。即《楞嚴經》，予見其手錄十餘本，蓋其有得力于是書也。唐人詩及明崆同諸集，亦見其手錄各本。當其單丁初住東林也，古殿千餘間，面闐無一人，門前兵馬絡繹，青燐白骨之鄉，師一處之。其住石照之上堂菴也，影不出戶，而樵叟牧童為之飯供，厲鬼揚沙，而中夜一喝震左右，鄰人以為雷鳴，師不為意。其住黃牛院之日菴也，衾解送人，而聚草龕坐，燒竹讀書，門壁未成，而虎狼時過，餐冰臥雪，百有餘日，師不為嫌。其急人之難，救人之危，不憚千萬里水火赴之。送新安汪氏子歸，而父母為之造庵留住，卒以之取東林常住之田。與嘉興吳佩遠交，而患難不捨。而與予家伯叔兄弟交，二十有九載，猶如一日。其輔弼叢席，捐頂踵，任怨謗，而不以為嫌。其隻身行腳，犯霜雪，耽饑餓，而不以為苦。其出世利生也，與眾共甘苦，無寢室，無別饌。余在華桂，見其同眾安單禪堂，囊不蓄一錢，身不存長物，灑灑落落，獨步大方，此師生平五十年之為人也。惜其不得上壽，其痛悼嗟嘆者又不止予交情為然。師九住蘭若，說法三處，其法語、機緣、勘辨、拈頌、詩偈、文集若干卷。得法弟子十三人，優婆塞一人。師生天啟辛酉年十一月十九日，告寂于康熙壬子年九月十五日，世壽五十二，僧臘二十八。門人建塔于東林。

康熙二十年歲在辛酉孟冬月楚黃廣濟受菩薩戒沖山學人常照舒遂吉禾成頓首拜撰

# 聯絡我們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CBETA 基金會）
CBETA 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


service@cbeta.org
(02)2383-2182 轉分機 12
官網 https://cbeta.org/
CBETA Online https://cbetaonline.dila.edu.tw/
立即贊助 https://cbeta.org/quick-donate/


# 贊助資訊

CBETA 長年來陸續將歷代重要佛典數位化為「CBETA 電子佛典集成」，不僅收錄了大量的珍貴文獻，更致力於校勘考證用字及增添新式標點，提升佛典的文獻品質及易讀性。「CBETA 電子佛典集成」是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此成果也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

對於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來說，能夠長期埋首理想、踏實耕耘，實屬不易。為了提供更優質的服務，CBETA 基金會擬增聘專業人力，擴大組織規模，懇請大家慷慨解囊、熱情贊助，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

贊助捐款

「水滴雖微，漸盈大器，凡福充滿，從纖纖積。」
—— CBETA 2024.R2, T04, no. 210, p. 565a5-6